



高子遺書序



學有岐性無岐性命於天天性卽天理也理至實而無聲無臭未嘗不虛理至虛而有物有則未嘗不實夫性一而已矣自性學不明立教滋弊篤行不著之百姓掃除事理甚爲無忌憚之小人不同其不識性均也孔子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孟子道性善善者理之總名也至宋儒程朱出而鄒魯一脉絕而復續淳公體認天理文公窮至事



物之理嗚呼聖學與異端毫釐差而千里謬者其在斯與我 明高忠憲公性學正傳也先生少而志學曰學孔子而不宗程朱是望海若而失司南也取其書細讀而精思之參求既久一旦貫通不必規撫成言而能盡發其蘊大指以見性爲宗以明善爲要以人生而靜不着意念者爲繼善之真體以辨志定業絕利一原不留毫髮疑似以爲自欺之主者爲格致之實際論心氣而曰聖人所養者道義之氣所存者仁義之心論理義而曰心爲

在物之理故萬象森羅心爲處物之義故一靈變化論情性而曰未發者喜怒哀樂之情不發者萬古常寂之性論知能而曰乾知太始如閃電無踪坤作成物如家宅可守此皆程朱以後學者久錮之疑網而先生剖而析之若繭絲牛毛之不可殺而銖兩累黍之不可易乃若義關君父辯別必精道介長消扶抑必早以至酬物行遠之篇觸境陶情之什莫不因形賦象矢口成文蓋心精形著隨在現前而先生亦不自知也易曰忠信所以進德

也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藉令見及之非身有  
之卽言言透性此夫對塔說相輪耳誠於何有先  
生自三時悟後修持數十年靜則心氣俱寂動則  
事理交融惕乎其若冰淵粹乎其若珪璧肅乎其  
若摯歛藹乎其若春融具足萬行而心體不挂一  
絲蓋至致命遂志之時身國不辱何其從容晝夜  
通知何其超脫而以一節名先生不得以孤忠名  
先生不得以二氏之尸解蟬蛻入定立亡名先生  
亦不得而後知先生之真能復性也有物有則者

還之於實無聲無臭者還之於虛所謂窮理盡性  
以至於命非先生吾誰與歸蒙嘗爲之說曰宋儒  
周元公以後爲禪學者無極與太極分而程朱合  
之明儒薛文清以後爲心學者致知與格物分而  
高子合之分合之間性學一大明晦也或曰然則  
先生之與程朱奚似蒙謂程朱同一窮理亦各有  
入門淳公從戒慎恐懼入文公從學問思辯入先  
生兼之而得力於居敬居多坐如泥塑人接人渾  
是一團和氣有之似之矣先生向有就正錄先生



高子遺書 卷之三  
歿門弟子從高長公伯珍傳寫笥中遺文若干篇  
陳惕龍爲訂之次之詳之反之尋味標宗獨出手  
眼名曰高子遺書較之入關東見洛陽諸錄傳述  
師說而滯焉不圓雜焉不精者相去遠矣余私淑  
有年竊謂欲正人心先正學術欲正學術必宗程  
朱而先生此書實爲程朱心印遂與諸曹謀梓之  
而僭引其端

崇禎壬申春魏里後學錢士升敬書於寅清堂之  
南軒

### 高子遺書序

以言爲道無弗離也以身爲道無弗貫也知欲侔  
乎上聖而行不踰中人則知行離矣靜時髣髴若  
有得焉動而失之則動靜離矣誠爲之誠有之其  
又何離焉高子之學不率心而率性不宗知而宗  
善無聲無臭之善踐之以有形有色之身格物之  
日所謂知性所謂復性胥于此乎在是故誨一學  
也學一識也天下之理患不一不患不貫一則自  
能貫矣求一於講辨一何在哉致一於吾之爲道



者吾之身心一而天下疇不一者人之嗜慾無出於色利名極之爲死生高子超超乎皆蟬蛻焉居與遊無出乎家國天下高子雖雖乎切切乎皆準繩而無妄焉觀其坤能是以信其乾知身修於百年之內而精神乃足動乎無窮之後世蓋本朝大儒無過文清文成高子微妙踰於薛而純實無弊勝於王至乎脩持之潔踐履之方則一而已矣于此不一不成儒者況成聖賢潔且方而未聞道則誠有之聞道而淄其躬毀其方者未之有也然

道脈自朱陸以來終莫能合薛非不悟也而修居多王非無力也而巧偏重一修悟一巧方一朱陸惟吾先生其人遺言自自訂數種而外多散漫無次恐其久而愈紛敬彙爲十二卷凡于不欲垂不必垂者胥已之寧簡毋繁爲後世也所以體先生之志也

崇禎辛未九月壬申門人嘉善陳龍正謹序

小序

一曰語

此卷先生所親訂刻於天啓癸亥之秋與講義奏疏及諸說俱名就正錄此其一端也自格物以至平天下自日用飲食以至天地鬼神大抵平正切實而所謂精微玄隱前賢未發之蘊舉在其中集主於明道明道莫切於語錄語錄出於及門所禱記不如自記之精純也故先之原二百五十六則覲華吳先生繼刻真儒一脈刪併九十餘條覲華



高子之左丘伯玉也所經斟酌自有真契然味高子之言有似淺而不得不存者有似虛玄而實出於躬行默識不妨與先儒微異者余乃因其大畧爲稍廣之定存一百八十二則

二曰劄記

此亦先生所自記蓋取最精者入就正錄中餘存而未布大抵多引前人之言而闡發之折衷之然所云體道在言行上達在孝弟惡念褻念與真當下之類皆以片辭披抉奧妙殆癸亥秋冬以後日

新又新碎金未鑄狐腋未綴非皆就正之餘也及門之士遞相傳抄頗多重複今定存四十六則

三曰經說辨贊類

此卷皆先生體貼所至獨得於心筆之而爲書者其于古本大學則雖尊信程朱不敢強同而願同於崔氏困學記據其文體原非說林第先生自述生平進學次第譬無色之繪天光無言之傳天籟實乃度人金鍼不可與諸記同觀也山居課程以下指示初學最親最切好學說以下折衷則立的



剖晰則窮微如乾坤寅直之旨未發不發之辨佛氏性其心老氏性其氣雖伊川晦翁之所未備皆開自先生然而或樸或文蓋期明道益人而已說辨三種高極於陽明而辨之不嫌不嫌衛道也卑極於蓮池而辨之不辭不辭衛道也陷極於管氏而辨之不遺不遺衛道也先生之心事先生之著述如此贊宋四家以配四配寧謂德盡侔矣其將有道脈之憂

四曰講義

先生于經無不通易尤精而大會之日必講學庸語孟爲其切於日用且士人所羣習非如五經有專門也講義甚多先生自擇五十餘章廣惠同志所講者雖孔孟之言實先生之自言其言也蓋口而述之則聖人自欲無言體而行之則學道愛人聖人歸其言於偃今先生所言者皆先生之所知所行也與子游之言學道相類先生固云不敢求聖人之言於聖人矣讀講義者又可求先生之講義於先生乎

五日語錄

先生手著尚多顧且後之而先語錄語錄于明道切也會語輯於周祝二子尊所聞甚至記述之勞甚至先生乙丑歲曾以授余囑曰其中尚多可商幸細觀之則先生之意可見于是乃舉其襍而未純繁而未精者汰之汰之而以晦先生之道漏二子之言不敢也汰之而以明先生之道暢二子意中之旨則汰之其錯綜者稍爲次序使人易識門庭高橋別語出於魏忠節初謁語出於從子敬敬

弱冠慕道故教以讀書大意忠節當見危授命之秋故示以處患難定疾痛一死生人乎人乎時乎時乎先生之言其猶化工爾

六日詩

言志陶情莫先於詩三百而下詩人不知道有道之士不工詩亦猶孟子以後德業分岐治事者忘身心而學道者遺世務也靖節詩隻千古然性與天道猶未知何如況餘子乎先生不盡效陶大都

有陶韻逸興幽懷適與之符昌黎云歡愉之辭難



工先生絕作歡愉者十居八九又以見醜麗之歡  
愉厭而聞寥之歡愉妙也令視聞寥爲愁思尚能  
有好言乎靜坐戊午諸吟則專以舉道譬如禪家  
之有偈術家之有歌訣不過假借宮商明宗傳要  
使人哦則易熟熟則難忘而句字間之淘汰琢磨  
槩非所計矣全在學者善觀

七日疏揭問類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兩者達道之大端也先生筮  
仕之初以言事去位六十始出復居間局所爲達

道皆以言不以功昔孟夫子不動心之養旣成遊  
魏若齊惟非心之務格達權自牖無愠不動非欣  
然動於悅則淒然動於戚先生壯時闢張世則與  
第一要務聖明務學諸疏雖神機濬發未與亞聖  
方駕其端本澄源之意何有異哉晚長西臺于是  
經濟之實大見莫詳於責成州縣一疏惜入林遂  
淺未及上而嚴勅賊臣崔呈秀則未形之燭抑亦  
殺身成仁所繇胚胎焉或疑明哲之旨不然夫旣  
就列先生所知者匪解以事一人而已矣寧得豫



防奸人之報復如世俗之模稜以養惡乎格而旋去去而不免一世之運也非先生一人之命也垂絕從容其實中庸之軌豈猶徃日之憤烈回風之悽愴耶賚志未遂在貴州縣以安民生使繼若職者肯行若事卽忠憲復生矣不阿同好不棄異已不忘維桑又有揭有問

八日書

言不盡意而達意者莫過於言書不盡言而代言者莫過於書舍是則愈無繇盡也相視之頃槩欲

其默而識之笑而莫逆則奚繇千里而外數十百世上下非書則奚繇故代言以達意惟書最近書者達於人我之兩心親相授受於當世者也先生之書論學者十七論政事者十二感慨時世逍遙物外者十一莫非學焉莫非教焉昔陽明子于諸書俱自標年月使後人觀其前後淺淡先生書年月不槩見以意度之髣髴可得然遙度其時序何如實按其指歸遂以論學者居前政事居後而感時寓意或襍次乎其間蓋一人數書則序而編之

首尾燦然亦不槩清其類也惟削奪以後知禍之  
將及必從靈均致命遂志前定無疚自孫宗伯而  
下八書不可不鱗次觀之以見夕可之意至于拱  
手一答隱寓全歸臨終數言致意諸相知者宛然  
子輿氏小子之呼也受先生之呼孰忍忘其意乎

### 九曰序

或序古人或序今人或自序其于當世之人也或  
慶之或慰之或勉之蓋紛乎不可窮詰擬議焉然  
則序何定所序之情亦何定之有而吾閱先生諸

序有定指焉語本體曰性善而已矣語工夫曰實  
脩實悟而已矣然而不盡滯也亦歸無亦重悟亦  
尚默亦貴自然亦取孤高此其序道也亦愛機警  
亦量時勢亦舉感應鬼神此其序人才政事也亦  
賞花亦玩月亦暢飲高歌亦悅習靜亦嘉曠達此  
其序文章燕會送別之致也無所不通而不離其  
宗使必曰性善曰實脩曰實悟則各一言而畢爾  
聽者能無索然矣乎縱之橫之斯誘之也易動聞  
道者之言固安有不活者耶先生以道爲文因其



文可以見道

十日碑傳記譜訓類

其人徃矣至今不能忘當吾世而有人焉又後人之所欲聞知也此碑傳所爲作也彰其人事在人中矣若夫記其事則人亦在事中自記其事則意亦在事中而譜以思徃訓以裕來無我而非人也無一家而非天下也皆仁人不容已於言者覈其要歸人倫人性而已倫之無象也曰性性之有象也曰倫盡則俱盡矣先生種種有二說耶

十一日誌表狀祭文類

譽近厚譽死者益近厚然總入於欺矣欺觀者欺作者欺死者莫非自欺以居厚而蹈欺豈格物之學哉先生所闡多幽人奇行其或已顯於當世則質直言之不溢其情夫仁人之好學者不毀人易不譽人難不譽生人易不譽死人難所是之分數不忍謬其權衡而反忍顛是以爲非乎故信誰毀者觀其誰譽益決不顧此意則俗夫之諛墓而已矣然不原此意則刻而已矣反覆諸篇見先生格



物毋欺之義

十二日題跋襍書類

人心世道片長隻技異端俗子飲食器具凡有關  
係無不言凡有請求無不應或曰奚屑爲此瑣瑣  
者則倦於事矣非吾徒也則倦於類矣安得天下  
皆得門之正士目前皆震世之大業而後施吾化  
廸當吾鼓舞發揚乎無根之議論一步一顧常或  
失之有主之學問殊方異劑醇乎醇者自若也夫  
是之謂不倦之誨余定家靖質集終以自祭文絕  
筆也陶菴集終以劄記進未止也今于先生集終  
以襍書因襍以明醇也豈曰有知毋敢苟焉之意  
其斯而已矣

龍正識

高子遺書目錄

門人陳龍正訂次

卷之一

語 一百八十二則

卷之二

劄記 四十六則

卷之三

經說辨贊類

古本大學題辭

大學首章約義

大學首章廣義

十二條



先儒復大學古本及論格致未嘗缺傳十一條

又附按一條  
崔氏洹詞附按一條

困學記  
山居課程

復七規  
靜坐說

示學者五條  
讀書法示揭陽諸友

格言  
好學說

為善說  
知天說

身心說  
洗心說

中說  
未發說附按五條

心性說  
氣心性說

理義說  
氣質說

寅直說  
愛敬說

好惡說  
乾坤說

乾象說  
乾象釋

大象  
三勿居說

夕可說  
輔仁說

觀兩先生所參春遊記請益

陽明說辨四條  
異端辨并小序為五條

與管東溟虞山精舍問答

聖賢論贊 十首

卷之四

講義 五十四章  
前有小引

卷之五

會語 周彥文祝可久輯錄一百則

高橋別語 魏忠節錄七則

初謁語 陳斡錄五則

卷之六

四言詩

水居 六首

五言古詩 共三十四首

靜坐吟 四首

謫居 有序

夏日閒居

庚戌春日月坡初成

辛亥春至水居

湖上閒居季思子往適至

幽居四樂  
考亭恭謁朱夫子

水居詩

山居



讀書山中季弟攜具見過

發光靜坐

遊玄墓

遊靜樂寺

遊鴈蕩山

湖上

輿中

客途

採菊

異草

黃龍菴訪超然上人

題吳之矩雲起樓

壽俞景梧六十

壽吳東溟先生七十

送辰州守瞿元立

蔡觀察貽余禪衣成夜坐詩寄謝

七哀詩

程酒詩

五言律詩

共十首

水居詩

卽事

晚步

庚子秋日同友水居靜坐

丙午元夕

和許靜餘先生閉戶吟

三首

秋月同張伯可吳子往泛溪

戊午春月朔登子陵釣臺

五言絕句 共三十首

水居飲酒詩 三首 齋中對菊

發光山中禱詩 五首 白雲篇 二首

題畫竹 秋花咏 六首

荻秋禱咏 四首 和西築咏 八首

六言絕句 共二十四首

湖干四時歌 八首 水居漫興 十六首

七言歌行 一首

鄭母壽歌 有序

七言律詩 共三十一首

水居 水居獨坐

水居閉關 卽事

同許靜餘先生遊山

同洪平叔遊武夷 次劉伯先閉關韻

靜坐吟 三首 戊午吟 二十首 有序

至水居

七言絕句 共十一首



水居題壁

村居 三首

題畫

洛南縣薛厚倫妻南氏殉夫烈節

偶成

和葉參之過東林廢院 三首

賞花

卷之七

疏 揭 問

崇正學闢異說疏 當今第一要務疏

聖明亟垂軫恤疏 破格用人疏

釋羣疑銷隱禍疏

恭陳聖明務學之要疏

辭免重任疏 糾劾貪污御史疏

申嚴憲約責成州縣疏

自請罷斥疏 遺疏

罷商稅揭 論學揭

解頭問

卷之八上

書

共一百十六首

與李見羅先生

與許敬菴先生

答顧涇陽先生格物書

四首

答涇陽論周元公不闢佛

答涇陽論程朱闢佛

答涇陽論管東溟

答涇陽論生之謂性

答涇陽論儒佛善字不同

答涇陽論猶龍一語

與涇陽論知本

答涇陽論病中作工夫

觀白鷺洲問答致涇陽

與涇陽論東林

與顧涇凡論已發未發

與涇凡二

答鄒南皋先生一

與南皋二

答南皋三

與南皋四

答南皋五

與馮少墟一

答少墟二

答少墟三

答少墟四



與遂確齋一

與確齋二

荅確齋三

荅劉念臺一

復念臺二

荅念臺三

與安我素一

荅安我素二

荅錢啓新一

與錢啓新一

與揭陽諸生

與管東溟一

與管東溟二

上儕鶴趙師一

上趙師二

上趙師三

荅趙師四

候趙師五

荅錢宮詹御冷

荅葉臺山

荅朱平涵

與蕭自麓

與蕭自麓二

與羅匡湖一

荅羅匡湖二

荅羅匡湖給諫二

荅耿庭懷

與陳思岡

復錢漸菴一

復錢漸菴二

與徐匡嶽

荅曹真宇論辛復元

與劉雲嶠

與雲嶠二

復朱密所

與何天玉一

與何天玉二

答吳安節年伯一

答吳安老二

答吳安老三

與洪桂渚

答陳伯襄憲副

與吳子徃一

與子徃二

與子徃三

與子徃四

與周自淑

答史玉池

與周念潛

與張子慎

與吳懷野一

答吳懷野二

答蕭康侯

復陳敬伯

答周二魯

答瞿洞觀一

答洞觀二

與顧新蒲

與丁子行

答劉直洲

與羅止菴

與王具茨

答張雞山

答呂釗潭大行

答王儀寰二守

答湯海若

答吳巖所司封

答區羅陽太常

答吳進士

答友人

答吳伯昌中翰

答田雙南



致周懷魯中丞

卷之八下

書 共一百二十首

與許同生父母

與林平華父母一

與林平華父母二

答湯質齋

答段幻然一

答段幻然二

與幻然三

與幻然四

與徐十洲一

與徐十洲侍御二

答徐十洲三

答劉石閭中丞

答耿華平中丞

答楊大洪父母一

與楊大洪二

與楊大洪中丞三

與楊大洪四

答方本菴一

答方本菴二

答周綿貞中丞一

答周綿貞二

四府公啓汪澄翁大司農

與李大司農

與胡撫臺

與秦華玉

答陳筠塘一

與筠塘二

與筠塘三

與筠塘四

與歐陽宜諸一

與宜諸二

與宜諸三

公啓吏部留王郡尊

答蔡虛臺

與會郡尊

答何府尊

與王三府

與趙肖鶴

與尤時純

與李懋明中丞一

與李懋明中丞二

與王東里黃門

答周來玉一

東周來玉侍御二

與沈銘鎮一

與沈銘鎮二

答孫司理子齋

答祁長洲

答袁寧鄉

答陳后湖令公一

答陳后湖二

與徐檢老房師

與葉園造一

與園造二

與吳霽陽

答李雨亭

答錢心卓

與諸景陽

與徐玄仗一

與徐玄仗二

答郭光祿

與楊鳳麓

答袁節寰中丞一



荅袁節寰二

荅武陽紆中丞

荅翟凌玄中丞

與羅黃門心華

與方孩未

與李瞻成侍御

荅劉心統侍御一

荅劉心統二

荅楊侍御

荅沈侍御

荅張侍御

荅郭旭陽侍御

荅潘虞廷按臺

荅湯闇生學憲

與華潤菴鄒荆璵忠餘

與鄒荆璵

與鄒忠餘

與華潤菴

與秦君鄰

與李肖甫

與華蠡陽

荅王葱嶽

與張侗初少宗伯一

與張侗初二

荅陳赤石

與黃鳳衢一

荅黃鳳衢二

與黃鳳衢三

與陳省堂

荅王聚洲

與蔣恬菴一

與蔣恬菴二

荅繆仲淳

報大哥一

報大哥二

荅七弟

荅汪若谷

荅范太蒙尚寶

荅劉清之叔姪

與李壽伯

荅翁應玄

與黃黃石

與劉鳴陽

與吳觀華一

與觀華二

與觀華三

與許涵淳

荅薛用章一

荅薛用章二

與周仲純季純

與周季純一

荅季純二

與季純三

與任希顏

與尤澹明

與安無曠

與卞子靜一

與子靜二

與魏廓園一

與廓園二

與廓園三

與廓園四

與廓園五

與陳似木一

荅似木二

荅似木三

與孫淇澳宗伯 乙丑

荅劉念臺

荅熊壇石操院

與李次見侍御

與徐按臺



荅楊金壇

荅王無咎

與曹允大

與東林諸友

臨終與華鳳超

卷之九上

序

共四十一首

大易易簡說序

周易孔義序

朱子節要序

就正錄自序

講義自序

重鐫近思錄序

朱子性理吟序

程朱闕里志序

重刻諸儒語要序

王文成公年譜序

許敬菴先生語要序

方本菴先生性善釋序

王儀寰先生格物說小序

點朱吟序

虞山書院商語序

桐川會續記序

崇文會語序

尊聞錄序

馮少墟先生集序

西齋日錄序

願學齋劄記序

重刊採運條議序

營政紀言序

闡幽錄序

無錫縣學筆記序

毘陵人品記序

東林志序

東林會約序

同善會序

重刻感應篇序

合刻救劫感應篇序

程行錄序

鄭天台四書題咏序

重刻倪雲林先生詩集序

瞿元立先生集序

曹真子先生仰節堂集序

塾訓韻律序

石幢葉氏族譜序

呂氏合譜序

浦氏世系序

周氏族譜序

卷之九下

序

共三十五首

華無枝荷蓀言序

六生社草序

劉伯先南征會業序

劉羽戢知新稿序

去浮集序

拂雲齋書經社草序

祁侯入覲序

送遲菴譚先生序



送陳二尹序

靖江令朱華陽父母考績序

陳志行八十序  
段幻然六十序

大司徒脩翁李先生七十序

繆仲淳六十序  
雙山王先生八十序

二思毛翁七十序  
薛守溪六十序

龔舜麓六十序  
諸延之先生七十序

清翁俞先生八十序

俞毅夫先生七十序

靜菴華翁七十序  
浦震宇先生七十序

薛翁七十序

馮敬山翁暨錢孺人伉儷七十序

應峯王翁七十序  
鳴陽伯兄六十序

鳳池馬公七十序  
馬母林孺人六十序

顧母華孺人六十序

秦母顧孺人七十序

慮得集序  
默石翁劄記序

嵩臺集後序  
事物別名序

卷之十

碑傳記譜訓

秦伯廟碑

薛文清公傳

羅文莊公傳

陶菴先生傳

韓氏七世祖傳

儕鶴趙先生小傳

薛孝子傳

汪節孝傳贊

堵方伯傳贊

文學華二菴傳贊

封京衛武學教授雲陽施公傳贊

卞氏二隱君傳贊  
武林遊記

三時記

水居記

可樓記

鄒忠公惠山祠堂記

汧陽縣三賢祠記

王侯祠兩廡記

常熟縣重建儀門記

典讓堂記

承賢橋記

龍江沈先生泰交始末記

竝封記事

毘陵歐陽守記畧

譜序

譜傳

內傳

家訓 二十一條



附襍訓

五條

卷之十一

誌表狀祭文

光州學正薛公以身墓誌銘

職方劉靜之先生墓誌銘

孝廉陳賁聞墓誌銘

文學秦彥熙墓誌銘

文學景耀唐公墓誌銘

文學清宇高公墓誌銘

董恭人墓誌銘

李貞母墓誌銘

劉貞母墓表

魏繼川先生墓表

涇陽顧先生行狀

顧季時行狀

劉本孺行狀

山西右布政使中嵩王公行狀

江西安福縣知縣台卿夏公行狀畧

祭顧涇陽先生文

公祭薛玄臺文

祭安我素文

祭長興令石雲岫文

祭丁慎所文

祭陳思岡文

祭遠確齋文

祭歸季思文

祭茹澄泉先生文

公祭復吾沈先生文

公祭葉容溪文

卷之十二

題跋祿書

題三太宰傳

題貞裕卷

題鄒貞女卷

題丹陽丁氏追遠會簿

建故邑侯王公祠堂引

烈帝廟助工疏引

保安寺建養老堂疏引

華藏寺重脩佛像引

金剛經集註小引 告龍王文

代耆老祭城隍文 題世尊像

題觀世音像 題達摩

題張仙 題純陽祖師像

題翠峯上人像 題聶端虛先生像

書玄帝訓言後 書繼志會約



書悟易篇

敬書吾祖益荷詩手筆後

書唯菴先生誌銘後

書成佑臺先生自誌後

書淇園春雨卷

書金鏡軒董役卷

書江生夢卷

書吳起讓八分變體卷

書相者潘覽德卷

書醫者喬心宇卷

書醫者顧仰蒲卷

書名公玉宇卷

書關僧淨六卷

書僧卷

書張汝靈扇

書秦兩行扇

書秦開陽扇

書友人扇

書友扇

書扇

書周季純扇

書朱仲增扇

書趙維玄扇

同志約 五條

同善會講語

三條

高子遺書目錄 終

高子遺書目錄

三

高子遺書卷之一

語

一百八十二



學必繇格物而入

有物必有則則者至善也。窮至事物之理窮至於至善處也。

格物是隨事精察物格是一以貫之。

大學不是無主意的學問明德親民止至善主意也。格者格此。

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良知也。因其已知而益窮之。



至乎其極致良知也

格物不至極處多以毫釐之差成千里之謬  
格致至一旦豁然知性矣

纔知反求諸身是真能格物者也

千變萬化有一不起化於身者乎千病萬痛有一  
不起病於身者乎此處看得透謂之格物謂之

知本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或曰脩身為本有何難知而須物格知至曰莫輕  
看了世間迷謬顛倒都緣這些子不透

曰自天子至於庶人盡乎人矣曰壹是盡乎事矣  
而皆以脩身為本實信得則易簡而天下之理  
得矣

格物愈博則歸本愈約明則誠也

窮理者格物也知本者物格也窮理一本而萬殊  
知本萬殊而一本

學者以知至為悟不悟不足以為學故格物為要  
程子曰不知格物而欲意誠心正身脩未有能中  
於理者古今學者之病大率在此

朱子曰欲誠意者必先格致然後理明心一所發自然真實不然則正念方萌而私意隨起亦非力之所能制也又曰知有不至卽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爲自欺之主又曰格致比治平則格致事似小然打不透病痛却大無進步處治平規模雖大然縱有未盡病痛却小皆至到之言也

無工夫則爲私欲牽引於外有工夫則爲意念束縛於中故須物格知至誠正乃可言也

孟子七篇句句是格物而性善又是格物第一義知到性善方是物格孟子說聖人人倫之至又說不堯不舜便賊君賊民聖人人倫之至豈人人可爲人不爲聖人豈便至賊君賊民不知人倫之至處正是人人可能處乃人之性也所謂仁也出乎此卽是不仁中間更無站立處所謂窮至事物之理者如此

朱子謂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學者必默識此心之靈而端莊靜一以存之知有萬物之理



而學問思辨以窮之此聖學之全也論者以爲  
分心與理爲二不知學者病痛皆緣分心與理  
爲二朱子正欲一之反謂其二之惑之不可解  
久矣

朱子曰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格物以理言也致知  
以心言也繇此觀之可見物之格卽知之至而  
心與理一矣今人說著物便以爲外物不知不  
窮其理物是外物物窮其理理卽是心故魏莊  
渠曰物格則無物矣此語可味也

古本大學說格物本自明白曰此謂知本此謂知  
之至也只緣以此二語爲錯簡故格物遂成聚  
訟然程朱工夫原不異本旨何以不曰此謂物  
格此謂知之至而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曰  
格物而不知本不謂物格知本之謂物格故知  
本之謂知至  
萬變皆在人執一毫我不得萬化皆在身求一毫  
人不得此處透真格物矣  
學有無窮工夫心之一字乃大總括心有無窮工

夫敬之一字乃大總括  
心無一事之謂敬

整齊容貌心便一合內外之道  
儼若思而已無纖毫事也

無適自然有主不假安排  
千聖萬賢只一敬字做成

性不可言聖人以仁義禮智言之心不可言聖人  
以敬言之

不知敬之卽心而欲以敬存心不識心亦不識敬  
人之生也直敬以直內而已人之生也直本體也  
敬以直內工夫也

無妄之謂誠無適之謂敬有適皆妄也

程子曰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  
是誠者本體也敬者工夫也不識誠亦不識敬  
不識敬亦不識誠

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人心如何能無適故須  
窮理識其本體所以明道曰學者須先識仁識  
得仁體以誠敬存之而已故居敬窮理只是一



事

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存之之道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費纖毫之力可謂明白  
矣今之重攝持者惟恐不須防檢等語開恣肆  
之端重解悟者惟恐誠敬存之之語滋拘滯之  
弊何耶

朱子立主敬三法伊川整齊嚴肅上蔡常惺惺和  
靖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言敬者總不出此然常  
惺惺其心收斂一著意便不是蓋此心神明難  
犯手勢惟整齊嚴肅有妙存焉未嘗不惺惺未  
嘗不收斂內外卓然絕不犯手也

物格知至實見得天人一古今一聖凡一內外一  
主一工夫自妙矣

人心放他自繇不得  
心中無絲髮事此爲立本  
理不明故心不靜心不靜而別爲法以寄其心者  
皆害心者也

孔子操則存四句畫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真像

吳康齋曰心是活物涵養不熟不免搖動只常常安頓在書上庶不爲外物所勝安頓二字大有害儒者不徹性命大率繇此於搖動處正好下工夫尋向上去也

人心戰戰兢兢故坦坦蕩蕩何也以心中無事也試想臨深淵履薄冰此時心中還著得一事否故如臨如履所以形容戰戰兢兢必有事焉之象實則形容坦坦蕩蕩澄然無事之象也

一念靈明照耀今古然人心所覺以爲歷歷分明者非真明也是有意焉時起時滅者也真明者其明命乎古人顧諟蓋實體如是非見也有見則妄矣

此心廣大無際常人局於形囿於氣縛於念蔽於欲故不能盡盡心則知性知性則知天天無際性無際心無際一而已矣

程子曰天人本無二人只緣有此形體與天便隔一層除却形體渾是天也形體如何除得但克去有我之私便是除也愚謂真知天自是形體



高子遺書 卷之一  
隔不得觀天地則知身心天包地外而天之氣  
透於地中地在天中而地之氣皆天之氣心天  
也身地也天依地地依天天地自相依倚心依  
身身依心身心自相依倚剛柔相摩如此纔著  
意便不是

天在人身爲天聰天明爲良知良能率其自然便  
是道參不得絲毫人爲

六經皆聖人傳心明經乃所以明心明心乃所以  
明經明經不明心者俗儒也明心不明經者異  
端也

無襟念慮卽真精神去其本無卽吾固有

白沙曰千休千處得一念一生持若非千休亦無  
一念

當得大忿憶大恐懼大憂患大好樂而不動乃真  
把柄也

心卽精神不外馳卽內凝有意凝之反梏之矣

心要在腔子裏是在中之義不放於外便是在中  
非有所着也故明道說未發之中停停當當直

上直下此中之象也。出則不是放之謂也。物各付物，便是不出來不放之謂也。

朱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朱子發明程子之言亦最親切矣。蓋天地之心充塞於人身者，爲惻隱之心。人心充塞天地者，卽天地之心。人身一小腔子，天地卽大腔子也。仁不能守之，未仁也。仁則安，故云守必有事焉。是集義集義是直養，操則存者必有事。

之謂舍則亡者，忘之謂也。

人之生也，直本體也。以直養而無害工夫也。

人與物同一氣也。惟人能集義養得此氣浩然其體則與道合其用莫不是義。故曰配義與道。孟子心之官則思，思則虛靈不昧之謂。思是心之睿於心爲用，著事之思又是思之用也。

動則著事，靜則著空，無有是處。

一念反求，此反求之心卽道心也。更求道心轉無交涉。



高子遺書 卷之一 九  
須知動心最可恥心至貴也物至賤也奈何貴爲  
賤役

知言則知道氣自浩然浩然之氣卽天也天不動  
故孟子不動心在善養浩然之氣若不知天欲  
此心作得主定如何可得

明道曰人心必有所止無則聽於物此不動心之  
道也

心是定他不得的越要定他越不可定惟是止於  
事則自定物各付物之謂也格物者格知物則

各還其則物各付物也

不以天明心心不可得而明也不以心明天天不  
可得而明也

心○之○仁○如○目○之○明○耳○之○聰○目○本○明○耳○本○聰○心○本○仁

本體也明者還其明聰者還其聰仁者還其仁  
工夫也

何以謂心本仁仁者生生之謂天只是一箇生故  
仁卽天也天在人身爲心故本心爲仁其不仁  
者心蔽於私非其本然也

人身內外皆天也。一呼一吸與天相灌輸其死也。特脫其闔闢之樞紐而已。天未嘗動也。欲竝生哉。昆虫草木不可自我摧折。

朱子謂學者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三年無不進者嘗驗之一兩月便不同學者不作此工夫。虛過一生殊可惜。

惟天理至靜。

濂溪主靜主於未發也。

主靜之學要在慎動。

言動一差虛明無事中如水著鹽如麵著油欲靜而不可得。人生無穿窬之事則無穿窬之夢。非禮不動。皆如不爲穿窬心自靜矣。

靜中看工夫動中看本體工夫未是靜中作主不得本體未真動中作主不得。

工夫不密在本體不徹本體不徹又在工夫不密學無動靜其初靜以澄之至不緣境而靜不緣境而動乃真靜也。

靜如是動不如是者氣靜也。靜如是動亦是者。



理靜也。

理靜者、理明欲淨胸中廓然無事而靜也。氣靜者、定久氣澄、心氣交合而靜也。理明則氣自靜、氣靜理亦明、兩者交資互益、以理氣本非二故。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爲延平門下至教也。若徒以氣而已動、卽失之何益哉。

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者、謂默坐之時、此心澄然無事、乃所謂天理也。要於此時默識此體云爾、非默坐澄心、又別有天理當體認也。

但自默觀吾性、本來清淨無物、不可自生纏擾。吾性本來完全具足、不可自疑虧欠。吾性本來蕩平正直、不可自作迂曲。吾性本來廣大無垠、不可自爲局促。吾性本來光明照朗、不可自爲迷昧。吾性本來易簡直截、不可自增造作。顯諸仁卽體、卽用藏諸用、卽用卽體。

道有體用焉。其用可見而其體難明。其體可明而其用難盡。故君子致知力行、必交勉也。復以自知所謂獨也不遠、復所謂慎獨也。

高子遺書 卷之一  
朱子曰必因其已發而遂明之省察之法也吾則  
曰必因其未發而遂明之體認之法也其體明  
其用益明矣

真知天命可畏是真慎獨

龜山曰天理卽所謂命知命只事事循天理而已  
言命者惟此語最盡

式和民則順帝之則有物有則動作禮義威儀之  
則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所爲聖賢傳心之學在  
此

其實無一事不要惹事

因物付物者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也此程門  
心法之要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因物付物之謂也

有物有則之謂在物爲理因物付物之謂處物爲  
義

儒者之學只天理二字最微可以自詣而難於名

言明道津津言之伊川晦翁皆體到至處

窮理者天理也天然自有之理人之所以爲性天



高子遺書 卷之一  
之所以爲命也在易則爲中正聖人卦卦拈出  
示人此處有毫釐之差便不是性學

門人厚葬何以爲不可使門人爲臣何以爲欺天  
只此二事可體認天理春秋一書無一事不是  
此理也

天理旣明如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如度量設  
而不可欺以長短合此則是不合此則非以此  
好惡以此用舍以此刑賞

易簡而理得矣中庸其至矣乎聖人示人竭盡無  
餘天理於此而見

朱子曰天地間自有一定不易之理不容毫髮意  
思安排不容毫髮意見夾襍自然先聖後聖若  
合符節此究竟處也所謂天理者如此  
一念反躬便是天理故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問知覺之心與義理之心何如朱子曰纔知覺義  
理便在此纔昏便不見了又曰提醒處便是天  
理更別無天理繇此觀之人心明卽是天理不  
可騎驢覓驢

見衰冕與瞽者何以必作必趨見負版者何以必式入公門何以鞠躬割不正席不正何以不食不坐有安排乎則非聖人無安排乎豈非無隱乎爾  
擇善擇其天然不已者而已固執執其人爲不參者而已

朱子謂孟子道性善是第一義若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學者信關最難過此關不過雖知可欲之善亦若存若亡而已

離却生無處見性而孟子所謂性與告子所謂性所爭只在幾希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理欲之界截然各別不可有一毫之混聖凡之體渾然無二不可有一毫之岐

不誠無物參前倚衡立卓誠後自然如此  
既得後須放開蓋性體廣大有得者自能放開不然還只是守不是得蓋非有意放開也  
道性善者以無聲無臭爲善之體陽明以無善無



惡爲心之體一以善卽性也一以善爲意也故  
曰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佛氏亦曰不思善不思  
惡以善爲善事惡爲惡事也以善爲意以善爲  
事者不可曰明善

性可默識不可言求何者性無形體安得以言形  
之惟吾夫子以中庸二字言性故中庸首言天  
命之謂性末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中庸一書  
只說得一性字而已非夫子不能傳此二字非  
子思不能傳此一書

有云不覩不聞之時者矣有云不覩不聞之體者  
矣云體者無時而不在體卽時也云時者無時  
而不體時卽體也戒謹恐懼卽時卽體也爲物  
不二者也

唐虞言中至子思始明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  
之中萬古於此明中於此明性於此明道朱子  
謂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信哉

龜山門下相傳靜坐中觀喜怒哀樂未發前作何  
氣象是靜中見性之法要知觀者卽是未發者

也。觀不是思思則發矣。此爲初學者引而至之  
之善誘也。

聖人之所謂庸。皆性命也。常人不著不察之倫物。  
庸而非中矣。故庸而非聖人之庸。聖人之所謂  
中。皆日用也。二氏不倫不物之明察中而非庸  
矣。故中而非聖人之中。

明道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間停停當當直  
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足。又曰若能物各付物  
便是不出來也。靜則直內動則因物。此心常復  
於未發而寂然不動矣。此謂復性。

佛氏最忌分別是非。如何紀綱得世界紀綱世界。  
只是非兩字。聖人因物之是而是之。因物之非  
而非之。我不與也。此所以開物成務。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天體物而不可遺。詩所謂上  
帝臨女。出王游衍。實體如是。雖不戒謹恐懼不  
可得也。

費隱二字奇哉。形形色色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  
矣。故聖人只於彝倫日用盡道。其間絕無聲臭。



之可即人以為卑近無奇而不知皆至誠之微  
 妙顯之微者人不知也故舉鬼神微之顯者形  
 之費者顯也微者隱也微之顯所謂費之隱也  
 明自誠而發見者性之本體也誠自明而悟入者  
 教之工夫也中庸專明性教二字

本體即工夫者中庸而已聖人於乾之九二言之  
 工夫即本體者敬義而已聖人於坤之六二言  
 之。

亘古亘今塞天塞地只是一生機流行所謂易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只一時字便見繼之者善

天地之化息息而易故萬古不易謂有不易之易

變易之易是二之也

大易教人息息造命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其所由

來者漸也既已來矣寧可逃乎辨之於蚤如地

中無此種子殃從何來

六十四卦大象皆日以聖人渾身是易也以此洗

心以此齋戒原來非此不為洗心不為齋戒

先儒謂天地間原有一部易開眼便見聖人不過

卽其所見者摹寫之耳信然哉天尊地卑章易  
已昭昭於吾前矣

繼之者善是萬物資始成之者性是各正性命元  
特為善之長耳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  
元繼之者皆此善也

利貞者性情也成這物方有這性故至利貞始言  
性情

貞之義大矣哉四時以貞為冬四德以貞為智隆  
冬之時萬象寂然無朕大智之人一點伎倆不

形中庸尚綱大易藏密入德於此成德於此謝  
上蔡去一矜字而曰仔細簡點病痛盡在這裏  
至哉言矣

羅整菴曰聖人所謂太極乃據易而言之蓋就實  
體上指出此理以示人不是懸空說此語最精  
切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此所謂至善朱子  
謂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最盡

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



六四人心止於至善便如此易言天地卽是言聖人言聖人卽是言人心道無天人凡聖也

明道先生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一語便可見易

此體不可形狀孟子名之曰浩然之氣卽易體也明道又曰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又曰形而上者乃密也發密義無餘蘊矣

易心體也無思無爲人以妄思妄爲失之故夫思也者思其無思者也爲也者爲其無爲者也思則得之之謂思其無思行所無事之謂爲其無爲

言行最不可欺家人故家人曰言有物行有恒隨之六二曰弗兼與故里克之中立鄧析之兩可鮮不爲邪

伊川先生說遊竟爲變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此殆不然只說得形質耳遊竟如何滅得但其變化不可測識也聖人卽天地也

不可以存亾言。自古忠臣義士，何曾亾滅避佛氏之說。而謂賢愚善惡同歸於盡，非所以教也。況幽明之事，昭昭於耳目者，終不可掩乎。張子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自感自應，非有別物。

天地間感應二者，循環無端。所云定數莫逃者，皆應也。君子盡道，其間者皆感也。應是受命之事，感是造命之事。聖人祈天永命，皆造命也。我繇命造命，繇我造，但知委順而不知盡道，非知命者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者，人自受形以後，天地之性已爲氣質之性矣。非天地之性之外，復有氣質之性也。善反之，則氣質之性卽爲天地之性。非氣質之性之外，復有天地之性也。故曰：二之則不是。

曾子當啓手足時，一箇身子完完全全，潔潔淨淨，如精金百鍊，如白璧無瑕。此時方了得脩身爲本四字。



良知卽明德也。須止於至善。故致知在格物。曾子  
易簣而卒。便顯出箇曾子。陽明至安南而卒。便  
顯出箇陽明。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  
曾子所以爲曾子也。陽明日：此心光明。更復何  
言。此陽明所以爲陽明也。

人想到死去一物無有萬念。自然撇脫。然不如悟  
到性上一物無有萬念。自無係累也。  
每至夕陽簡點一日所爲。若不切實煅煉身心。便  
虛度一日。流光如駛。良可驚懼。

所以要惜分陰者。不使邪思妄念。瞬息據吾靈府。

庶幾日就月將。緝熙於光明。

絕四是克已。

克已復禮。便超凡入聖。

聖賢所欲止。是一仁。更無別物。

所謂博學者。隨時隨處只學此一事。志專在此。故  
云篤志問專在此。故云切問。思專在此。故云近  
思。只是求仁。故曰仁在其中。

山木不幸。當大國之郊。人生不幸。處適意之境。

逐物則憂反躬常樂

安莫安於知足危莫危於多言貴莫貴於不求賤莫賤於多欲

人生安得事事如意惟不如意事來不爲所累其權在我可事事如意也

矜細行最得力

話不可騁快說事不可騁快作

滋味入口經三寸舌間耳自喉以下珍羞麤糲同於冥然奈何以三寸之爽輕戕物命乎豈惟口

腹百年光景三寸滋味耳有以須臾之守垂芳

百世有以須臾之縱遺臭萬年亦可思矣

見人一善忘其百非此待人之法也終身行善一

言敗之此持已之戒也

聖人見得事事無能是躬自厚處見得人人有善是薄責於人處

鄉原曰生斯世爲斯世也善斯可矣便是強力人也推仆了君子曰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便是醉夢人也喚醒了



高子遺書 卷之一  
遜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定見也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得天下不爲定守也學聖人之學而不辨  
此如築室者無基堂構安施乎種樹者無根灌  
漑安施乎

講學者講其所行者也不行則是講而已矣非學也

子弟若識名節之隄防詩書之滋味稼穡之艱難  
便足爲賢子弟矣

正公言才有善不善恐非定論性旣善才豈有不  
善迷於性則不善復於性則善如反掌然能反  
者乃才也

念菴曰但知卽百姓之日用以證聖人之精微不  
知反小人之中庸以嚴君子之戒懼此語透盡  
講良知者未流之弊

一曰克己復禮無我也佛氏曰懸崖撒手近儒亦  
曰拚皆似之而實非何者以非聖人所謂復禮  
也或曰真爲性命人被惡名埋沒一世更無出  
頭亦無分毫掛帶此是欲率天下入於無忌憚

其流之弊弑父弑君無所不至

不識本體而操持念頭以爲居敬解釋經書以爲窮理是養稊稗者也既識本體但保任一靈不知精義復禮者是五穀不熟者也

言赤子之知能百姓之日用是矣試看鄉黨一篇聖人動容周旋中禮赤子能之乎百姓能之乎故聖學要在禮義

君子一點畏心至王安石滅盡一點恥心至馮道滅盡後世小人無忌憚有此兩途

天下事敗於邪見之小人無見之庸人偏見之君子

事之不可救藥者在小人不自知其爲小人專認君子爲小人其始也失於上無教化其終也失於上無用舍

君子必有所短小人必有所長君子難親小人易比故世人於君子惟見其短於小人惟見其長無怪乎好惡乖方用舍倒置

天下不患無政事但患無學術何者政事者存乎



其人人者存乎其心學術正則心術正心術正則生於其心發於政事者豈有不正乎故學術者天下之大本末世不但不明學且欲禁學若之何而天下治安也

政事本於人才舍人才而言政者必無政財用本於政事舍政事而言財者必無財

足民方救得國之不足有若盍徹乎正言足用之道有若要在源頭上做來哀公要在末流上補救其實末上如何補救得

有問錢緒山曰陽明先生擇才始終得其用何術而能然緒山曰吾師用人不專取其才而先信其心其心可托其才自爲我用世人喜用人之才而不察其心其才止足以自利其身已矣故無成功愚謂此言是用才之訣也然人之心地不明如何察得人心術人不患無才識進則才進不患無量見大則量大皆得之於學也

明道先生之言句句是真悟此方是真脩晦菴先

生之言句句是真脩此方是真悟

文公聖賢而豪傑者也故雖以豪傑之氣槩終是  
聖賢真色文成豪傑而聖賢者也故雖以聖賢  
學問終是豪傑真色

先儒惟明道先生看得禪書透識得禪弊真

朱子傳註六經折衷羣言是天生斯人以為萬世

即天之生聖賢可以知天命

高子遺書卷之二

劄記 四十六則

有一事當前必曰如之何如之何思之思之自有

至當處慊於吾心同乎人心者此便是至善

不存心不可知性不知性不能存心

心無出入所持者志也

收拾全副精神只在一處

道無聲臭體道者言行而已

孝弟二字終日味之不可窮終身行之不可盡下



學上達在此

人心纔覺便在腔子裏不可着意

晦菴先生曰瞬息不存便是邪妄伊川先生曰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參觀二語可以見有事勿正之義

盧玉溪曰聖賢千言萬語論道只在過人欲以存天理論治只在進君子而退小人

仁與智藏諸用禮與義顯諸仁  
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朱子問門人曰腔子

外是何物要思得之

吾嘗出入於佛老而知總不如一敬字  
有憤便有樂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平日無憤無樂只是悠悠

程子曰意必固我既亾之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此爲復性

心與理一而已矣善學者一之不善學者二之識義理而心體未徹者入於見解見心體而義理未徹者入於氣機

或疑程朱致知爲聞見之知不知窮至物理理者天理也天理非良知而何或疑文成格物爲玄虛之物不知各得其正正者物則也物則非天理而何落於聞見墮於玄虛者其流弊也然而立教之本有虛實之辨焉物理實則知亦實從義理一脈去故曰擇善固執而好善惡惡之意誠知體虛則物亦虛從靈覺一脈去故曰無善無惡而好善惡惡之誠替矣毫釐千里蓋錄於此

王文成曰吾良知二字從萬死一生得來其致知之工何如乎其所經歷體驗處皆窮至物理處也身繇程朱之途口駁未學之弊猶之可也學文成者口襲其到家之語身不繇其經歷之途良知從何得來

顯言知本天下國家之本在身之本也微言知本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之本也

殀壽不二二此念也造次必於是此念也顛沛必於是此念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只一時字。本體工夫具在。洋洋乎發育峻極者此也。優優乎三千三百者此也。

知時則知幾。故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

道之不可須臾離也。莫見莫顯也。中和也。皆悟法也。戒謹恐懼也。慎獨也。致中和也。皆脩法也。

天然一念現前。能爲萬變主宰。此先立乎其大者。致一則密。

不至於密。安得吉凶與民同患。而神以知來。智以

藏往乎。

主一二字最盡一者。本體主者工夫。

楊龜山先生致知格物。蓋言致知當極盡物理也。

理有不盡。則天下之物。皆足以亂吾之知。思蘄於意誠心正遠矣。此程門格物的傳也。

至靜中。凡平日行不慊心者。一一顯現。故主靜要在慎獨。

天下至竒特。總是至平常。聖人神化。不過百姓日用。然非千竅萬究。不能信得道理。只是如此。

惡念易除。襟念難除。惡念盡是誠意。襟念盡是正心。

邵子言一動一靜。天地之至妙。此言易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此言太極也。

夾子中間。卽一動一靜之間。

當下卽是此默識要法也。然安知其當下果何如。朱子曰。提醒處卽是天理。更別無天理。此方是真當下。

擇乎中庸得一善者。復於未發也。少加毫末。便復失之。拳拳服膺。弗失者。純於未發也。

中庸言道不可須臾離。顧涇陽先生曰。此不可離。是人真念頭上。一點過不去的。所在此心與道合。則安與道離。則不安。試想此念頭於何而來。便識得本體矣。余謂此一點過不去的。有兩樣。查考若。在事上背理而不安。則應用有時。於須臾之義尚疎。若在心上違仁而不安。則體道無間。於須臾之義方密。

道者率性之謂。天下豈有須臾離性之人。百姓特



日用而不知耳

元公純公之於易也。淡乎獨得其至微。以洗心藏  
密矣。康節之妙於象數。正公之發明義理。文公  
之歸本卜筮。皆卓絕漢儒。孰得而奪諸  
易之本體。只是一生字工夫。只是一懼字。

夫子去魯十有四年。與二三子棲遲容與其進德。  
脩業有不可知之妙。所以贊易大旅之時義。

持志之象如猫捕鼠。如鷄抱卵。

敬者心之貞也。貞則元矣。故求仁莫如敬。

程子謂栽培生意在六經。先得根本。然後可言栽  
培。根本自六經得之。生意亦自六經培之。所謂  
好古敏以求之者與。

朱子一派有本體不徹者。多是缺主敬之功。陸子  
一派有工夫不密者。多是缺窮理之學。  
窮至無妄處。方是理。

心復於性。則無飢渴之害。

元亨利貞皆善也。元而亨。而利。而貞。貞而復。元。故  
曰繼之者善。元始之故曰善之長。天地一闔一

闢吾人一呼一吸繼繼而不已者皆是此件故  
曰生生之謂易孟子道性善而必稱堯舜者何  
也性無象善無象稱堯舜者象性善也若曰如  
是如是云爾此須在思慮未起時認取思慮未  
起時便是此件剛健中正純粹精求與堯舜一  
毫不同者不可得也及動念便差動步便差求  
與堯舜一毫對同者不可得也繇其同故人皆  
可爲繇其不同故不可不爲何以爲之曰堯舜  
所不爲者斷不可爲所以爲堯舜也

二卷終

高子遺書卷之三

經解類

古本大學題詞

謂大學有錯簡者疑誠意章引淇澳而下也謂大  
學有缺傳者疑首章此謂知本二語也夫此謂知  
本必從脩身爲本明矣有脩身爲本之揭則有此  
謂知本之結有此謂知至之結則知其爲格物致  
知之釋文理不辨而明也獨誠意章引淇澳而下  
則曲解不可得而通明道先生之易古本以此也



伊川先生專易之端菴先生三易之未定也以三先生之信而卒不能信於斯簡以天下後世之信三先生而卒不能信其所易則心之同然者不可強也愚蓋徃來胸中結疑不化有年矣一日讀崔後渠先生集有曰大學當挈古本引淇澳以下置之誠意章前格物致知之義明矣乃始沛然如江河之決不覺手舞足蹈而不能已也吾何以決之吾決之於此謂知本此謂知至之二語也此二語者以爲不釋格致則自天子以下兩條亦屬無

謂以爲果釋格致則自天子以下兩條似未明備固知其旁引曲暢有如淇澳諸條所云也此諸條也以爲不釋知本則不宜結以知本以爲果釋知本則不宜別附他章固知其前後起結必隨於此謂知至之後也夫以三先生不能定敢謂定於今日乎然而天下萬世之心目固有漸推而愈明論久而後定自三先生表章大學之後越三百年而崔先生之說益近自然故敢申明之以俟後之君子觀夫同然之心果何如也若夫割裂推移人人

自為大學則何所底極之有嗟乎聖人之學未有  
不本諸身者六經無二義也太學之道知止而已  
知止之道知本而已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蓋沛然  
無疑於日用非獨以殘編之似缺而復完已也

大學首章約義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吾之明德也在親民明民之明德也在止

於至善明德之極處也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

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申言止之為要物有本

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教以知止之法古之欲

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

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

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

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

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此謂知自天子以至於庶

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物有本末本在此也其本亂而未治

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非物

格知至者鳥能知之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本在此止詩



云瞻彼淇澳棗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

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

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民之不能忘本於盛

德至善可以知本矣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

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民

所以不能忘者以此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明者自明也知本也湯之盤銘

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

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新者自新

也知本也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

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

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

交止於信止者隨身所在而止子曰聽訟吾猶人

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

此謂知本所以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以脩身為本非物格知至者孰能知之

大學首章廣義

或問曰大學竝列三綱而歸重知止何也曰三綱非三事一明明德而已明明德者明吾之明德也新民者明民之明德也止至善者明德之極至處也然不知止德不可得而明民不可得而新何者善卽天理至善卽天理之至精至粹無纖芥夾襍處也不見天理之至便有人欲之混明德新民總無是處故要在知止也

曰物有本末一節何謂也曰此正教人知止之法也人心所以不止只緣不知本千馳萬驚無所歸宿大學當下便判本末始終下文詳數事物使人先於格物而知本也

曰何謂本末明其非二物也譬之於本有本末而已何謂終始曰欲圖其終必慎其始古人欲明明德於天下此終事也而必始於脩身有到頭事必尋起頭處也

曰大學平分八目而歸本脩身何也曰無身則無心意知物無身則無國家天下而身其管括也格



致誠正爲身而設齊治平自身而推故八目只是  
一本

曰何謂格物曰程朱之言至矣所謂窮至事物之  
理者窮究到極處卽本之所在也卽至善之所在  
也曰若是則於古本無悖與曰無悖也天下之理  
未有不本諸身者但格物不到物之至處不知物  
之本處故脩身爲本是一句眼前極平常話却不  
是物理十分透徹者信不過格物是直窮到底斷  
知天下之物無有本亂而末治者無有薄其身反  
能厚於家國天下者知到本處便是知到至處故  
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曰淇澳以下何謂也曰皆釋知本也本末不過明  
新故釋知本以明德新民止至善也淇澳之詩是  
合言明新止以釋知本見民之不忘本於盛德至  
善也烈文之詩又申言民之所以不能忘者如此  
康誥以下是分言明新止以釋知本見明者自明  
新者自新止者自止全不向末上起一念也至於  
使民無訟而知本之義益了然矣曰大學無經傳

乎曰大學一篇本六段文字每段必禱引經傳以咏歎而推明之使章內之旨快然無遺而言外之旨悠然無盡此篇法也首段三綱八目之下卽釋格致而格物卽在格知本末本末卽是明德新民知本卽是知至知至卽是知止原與三綱通爲一義故通爲一段其次卽歷釋誠意以下初無傳經之別也

曰誠意以下必以所謂發端以此謂結之釋格致不然何也曰物有本末則脩身爲本之發端此謂知本則脩身爲本之結語歷引詩書再以此謂知本結之文理本自顯然且正心以下俱雙關釋如釋正心必曰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至誠意則單提釋不曰所謂正心在誠意原無定文至格致則總括釋不曰所謂誠意在致知者以知本括始括終誠正脩齊治平無不貫也

曰釋格物而不見格物字何也曰格物卽致知也書不云乎格知天命格卽知也格訓至致訓推極格卽致也大學格物卽是致知故釋知至不必釋



物格大學知至卽是知本故釋知本不必釋知至也

曰知本之爲知至是矣知至之爲知止何也曰大學脩身爲本之本卽中庸天下大本之本無二本也故脩字不是輕易說是格至誠正著實處本字不是輕易說是心意知物著實處本在此止在此矣明德者此新民者此至善者此無二物也

曰陽明先生之復古本是矣其說果與古本合邪曰王先生之致良知則明明德之謂也然以明明

德言則格致誠正皆其工夫故綱正而目備今以目作綱而於明明德則曰明德必在於親民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夫齊治平非親民乎格致誠正非明明德乎大學明言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自明其明德矣初不以親民爲明德也至於說格物曰極力致其良知於事事物物之間使事事物物各得其正又曰爲善去惡是格物夫事物各得其正乃物格而非格物也爲善去惡乃誠意而非格物也又以誠意爲主意格致爲工夫大學

因以三綱爲主意八目爲功夫矣試舉王先生古本序一繹之其於文義合邪否邪

曰朱子自言某一生只看得大學透見得前賢所未到子之願學朱子篤矣於大學反異其指何邪曰朱子格物規模極大條理極密無所不有知本之義已在其中所爭者此謂知本二語本相粘而離之以下句之上有缺文以上句接聽訟爲衍文爾若實做朱子格物工夫自與知本無二實做知本工夫自與朱子格物無二非今日之古本與朱子無異指乃朱子格物原與古本無二指也

曰李見羅先生之揭知本何若曰陽明先生復大學古本而於知本之義未之及也李先生徹悟知本而於知至之義未之及也其曰止爲主意脩爲工夫格致誠正不過就其缺漏處檢點提撕云爾似於知本知至相粘處却看輕格物也大學以知本爲知至正以物格而知本此開關啓鑰最先下手處故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就明新言則明德爲先就明德言則格物爲先此處蹉過必無入門



此處受病必有異症虞廷之精一孔門之博約千  
聖傳心一脈遞授大學之本文自明也

附錄先儒復大學古本及論格致未嘗缺傳  
方氏希古題大學篆書正文後曰大學致知格物  
傳之闕朱子雖嘗補之讀者猶以不見古全書爲  
憾董文靖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栢皆謂傳  
未嘗缺特編簡錯亂而考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  
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  
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車先生

清臣嘗爲書以辨其說之可信太史金華宋公欲  
取朱子之意補第四章章句而未果浦陽鄭君濟  
仲辨受學太史公預聞其說而雅善篆書某因請  
以更定次序書之將刻以示後世舊說以聽訟釋  
本末律以前後之例爲不類合爲一章而觀之與  
孟子堯舜之智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爲致知  
格物之傳何惑焉

蔡氏虛齋曰竊謂董葉諸公所定亦未安看來當  
先以物有本末一條續以知止一條續以聽訟一

條終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如此則繇粗以  
及精先自治而後治人亦古人爲學次第也  
王氏陽明疑朱子大學非是遂斷以戴記本爲孔  
門古本而曰大學止爲一篇原無經傳之分格致  
本於誠意原無缺傳可補

湛氏甘泉謂大學古本自天子至於庶人兩條後  
有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蓋以脩身申格  
物見格物乃以身至之義而非聞見之知也

魏氏莊渠謂大學格物傳雖亾而實不亾知本云  
者正教學者第一步功夫優入聖域發足在茲  
王氏心齋謂大學是經世完書喫緊處只在止至  
善格物却正是止至善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數句  
是釋格物致知之義

蔣氏道林謂大學之道必先知止而其功則始於  
格物格物也者格知身家國天下之渾乎一物也  
格知身之爲本而家國天下之爲末也格知自天  
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也  
羅氏念菴謂莫非物也而身爲本莫非事也而脩



身爲始知所先後而後所止不疑吾與天下感動  
交涉通爲一體而無有乎間隔則物格知至得所  
止矣知本故也

羅氏近溪謂大學原是一章書

李氏見羅謂大學一經論主意只是教人止於至  
善論工夫只是脩身爲本淇澳烈文二條皆明知  
本義也教人以知止之法也聽訟一條正釋知本  
義也示人以止之歸宿也故次止於信下

顧氏涇陽謂大學原不分經傳董蔡諸君子表章  
格物傳最爲有見但自天子以下二條正發物有  
本末之義不合遺却知止一條明係止至善又不  
合混入

愚按大學自程朱考訂而後百有餘年先儒紬  
繹所及亦既知古本之爲是矣亦既知經傳之  
不分矣亦既知知本之釋格致矣顧仍原本則  
費解說正錯簡則涉安排仍原本者不知淇澳  
諸條附誠意之後文義截然強之而不可合也  
正錯簡者不知淇澳諸條移知本之前旨趣躍

然味之不可窮也兩簡互易殘經遂完千古塵  
埋一朝光復崔先生之見及此天啓之矣

附錄洹詞

崔氏後渠

名

曰大學其作聖之的乎莫先於本末

之知莫急於誠欺之辨是故知本之當先故推平  
天下者必原於格物知末之當後故充格物者斯  
極於平天下約之皆脩身也淇澳烈文格物之序  
也仁敬孝慈信物之目也康誥諸文徵諸古以列  
其次也新民而明明德之體全矣摯古本引淇澳  
以下置之誠意章之前格物致知之義煥然矣實  
乎此者誠也岐乎此者欺也

愚按崔氏所云摯古本引淇澳以下置之誠意  
章之前格物致知之義渙然矣此不易之說也  
其他釋義似未自然越一年又見高氏中玄問  
辨錄所正大學古本與崔氏同其釋義更直截  
明快千古人心同然於是乎在

說類

困學記



吾年二十有五聞令公李元冲名復與顧涇陽先

生講學始志於學以為聖人所以為聖人者必有

做處未知其方看大學或問見朱子說入道之要

莫如敬故專用力於肅恭收斂持心方寸間但覺

氣鬱身拘大不自在及放下又散漫如故無可奈

何久之忽思程子謂心要在腔子裏不知腔子何

所指果在方寸間否耶覓註釋不得忽於小學中

見其解曰腔子猶言身子耳大喜以為心不端在

方寸渾身是心也頓自輕鬆快活適江右羅止菴

名懋來講李見羅脩身為本之學正合於余所持

循者益大喜不疑是時只作知本工夫使身心相

得言動無謬已丑第後益覺此意津津憂中讀禮

讀易壬辰謁選平生恥心最重筮仕自盟曰吾於

道未有所見但依吾獨知而行是非好惡無所為

而發者天啓之矣驗之頗近於此畧見本心妄自

擔負期於見義必為冬至朝天宮習儀僧房靜坐

自覓本體忽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

是誠更不須覓誠一時快然如脫纏縛癸巳以言

事謫官頗不為念歸嘗世態便多動心甲午秋赴揭陽自省胸中理欲交戰殊不寧帖在武林與陸

古樵名祥明廣東新會人潛心白沙先生王靜之學吳子徃名志遠談論數

日一日古樵忽問曰本體何如余言下茫然雖答

曰無聲無臭實出口耳非由真見將過江頭是夜

明月如洗坐六和塔畔江山明媚知己勸酬為最

適意時然余忽忽不樂如有所束勉自鼓興而神

不偕來夜闌別去余便登舟猛省曰今日風景如

彼而余之情景如此何也窮自根究乃知於道全

未有見身心總無受用遂大發憤曰此行不徹此

事此生真負此身矣明日於舟中厚設蓐蓆嚴立

規程以半日靜坐半日讀書靜坐中不帖處只將

程朱所示法門參求於凡誠敬主靜觀喜怒哀樂

未發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等一一行之立坐食息

念念不舍夜不解衣倦極而睡睡覺復坐於前諸

法反覆更互心氣清澄時便有塞乎天地氣象第

不能常在路二月幸無人事而山水清美主僕相

依寂寂靜靜晚間命酒數行停舟青山徘徊碧澗



時坐磐石溪聲鳥韻茂樹脩篁種種悅心而心不着境過汀州陸行至一旅舍舍有小樓前對山後臨澗登樓甚樂手持二程書偶見明道先生口百官萬務兵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俱在人其實無一事猛省曰原來如此實無一事也一念纏綿斬然遂絕忽如百觔擔子頓爾落地又如電光一閃透體通明遂與大化融合無際更無天人內外之隔至此見六合皆心腔子是其區宇方寸亦其本位神而明之總無方所可言也平

日溪鄙學者張皇說悟此時只看作平常自知從此方好下工夫耳乙未春自揭陽歸取釋老二家叅之釋氏與聖人所爭毫髮其精微處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弊病處先儒具言之總不出無理二字觀二氏而益知聖道之尊若無聖人之道便無生民之類卽二氏亦飲食衣被其中而不覺也戊戌作水居爲靜坐讀書計然自丙申後數年喪本生父母徙居婚嫁歲無寧息只於動中煉習但覺氣質難變甲辰顧涇陽先生始作東林精

舍大得朋友講習之功徐而驗之終不可無端居  
靜定之力蓋各人病痛不同大聖賢必有大精神  
其主靜只在尋常日用中學者神短氣浮便須數  
十年靜力方得厚聚淡培而最受病處在自幼無  
小學之教浸染世俗故俗根難拔必埋頭讀書使  
義理浹洽變易其俗腸俗骨澄神默坐使塵妄消  
散堅凝其正心正氣乃可耳余以最劣之資卽有  
豁然之見而缺此一大段工夫其何濟焉所幸呈  
露面目以來纔一提策便是原物丙午方實信孟

了性善之旨此性無古無今無聖無凡天地人只  
是一個惟最上根潔清無蔽便能信入其次全在  
學力稍隔一塵頓遙萬里孟子所以示瞑眩之藥  
也丁未方實信程子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旨  
謂之性者色色天然非由人力鳶飛魚躍誰則使  
之勿忘勿助猶爲學者戒勉若真機流行瀰漫布  
濩亘古亘今問不容息於何而忘於何而助所以  
必有事者如植穀然根苗花實雖其自然變化而  
栽培灌溉全在勉強問學苟漫說自然都無一事



卽不成變化亦無自然矣。辛亥方實信大學知本之旨。具別刻中壬子方實信中庸之旨。此道絕非名言可形。程子名之曰天地陽明。名之曰良知。總不若中庸二字爲盡中者。停停當當。庸者平平常常。有一毫走作便不。停當有一毫造作便非平常。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天地聖人不能究竟。況於吾人。豈有涯際。勤物敦倫。謹言敏行。兢兢業業。斃而後已。云爾。困而學之年。積月累厥。惟艱哉。而不足以當智者一笑也。同病相憐。或有取焉。甲寅孟秋。

記

山居課程

先生自言  
耳實人人  
可遵而行

五鼓擁衾起坐。叩齒凝神。澹然自攝。天甫明。小憇卽起。盥漱畢。活火焚香。默坐玩易。晨食後。徐行百步。課兒童灌花木。卽入室。靜意讀書。午食後。散步舒嘯。覺有昏氣。瞑目少憇。吸茗焚香。令意思爽暢。然後讀書。至日昃而止。趺坐盡線香一炷。落日銜山。出望雲物。課園丁。栽植晚食。淡素酒。取陶然。篝燈隨意。涉獵與盡而止。就榻趺坐。俟睡思欲酣。乃

寢

復七規

復七者取大易七日來復之義也。凡應物稍疲。卽當靜定七日。以濟之。所以休養氣體。精明志意。使原本不匱者也。先一日。放意緩形。欲睡卽睡。務令暢悅昏倦。刷濯然後入室。炷香趺坐。凡靜坐之法。喚醒此心。卓然常明。志無所適而已。志無所適。精神自然凝復。不待安排。勿著方所。勿思效驗。初入靜者。不知攝持之法。惟體貼聖賢切要之言。自有入處。靜至三日。必臻妙境。四五日後。尤宜警策。勿令懶散。飯後必徐行百步。不可多食酒肉。致滋昏濁。臥不得解衣。欲睡則臥。乍醒卽起。至七日。則精神充溢。諸疾不作矣。食芹而美。敢告同志。

龍正謹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此千古神奇語。亦千古疑難事。若平平看破。只須曰原非有一一復何歸。啞然而一笑耳。禪家叅話頭。千蹊萬徑。不出此類。彼原謂以妄息妄。但知叅之者。爲妄用。不知所叅者。原屬妄設也。終



日終年叅無理之話。真是勞而無功。故程子謂天下莫忙如禪客先生。反其意而用之。使人且于靜中體貼聖賢切要之言。可謂開百世之羣蒙矣。大抵釋氏立靜坐一法。與孟夫子平旦之氣一段話。頭意思儘覺相近。吾儒不廢其所長。徃徃用以入門。程子嘆善學。陽明補小學。皆借用先生體貼要言。是反用。

靜坐說

靜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默然靜去。

此平常二字。不可容易看過。卽性體也。以其清淨不容一物。故謂之平常。畫前之易如此。人生而靜。以上如此。喜怒哀樂未發如此。乃天理之自然。須在人各各自體貼出。方是自得。靜中妄念強除。不得真體。旣顯妄念。自息昏氣。亦強除不得。妄念旣淨。昏氣自清。只體認本性原來本色。還他湛然而已。大抵著一毫意。不得著一毫見。不得纔添一念。便失本色。由靜而動。亦只平平常常。湛然動去。靜時與動時一色。動時與靜時一色。所以一色者。只

高子遺書 卷之三  
三十三  
是一箇平常也。故曰無動無靜。學者不過借靜坐中認此無動無靜之體。云爾。靜中得力方是動中真得力。動中得力方是靜中真得力。所謂敬者此也。所謂仁者此也。所謂誠者此也。是復性之道也。  
書靜坐說後

萬曆癸丑秋靜坐武林弢光山中作靜坐說。越二年觀之說殆未備也。夫靜坐之法入門者藉以涵養。初學者藉以入門。彼夫初入之心妄念膠結。何從而見平常之體乎。平常則散漫去矣。

故必收斂身心以主於一。一卽平常之體也。主則有意存焉。此意亦非著意。蓋心中無事之謂一。著意則非一也。不著意而謂之意者。但從衣冠瞻視間整齊嚴肅則心自一。漸久漸熟漸平常矣。故主一者學之成始成終者也。乙卯孟冬志

示學者

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湛然大虛。此卽天也。心性天總是一箇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



其性則知天

凡人之所謂心者念耳。人心日夜繫縛在念上。故本體不現。須一切放下。令心與念離。便可見性。放之念亦念也。如何得心與念離。放退。禱念只是一心。所謂至一也。習之久。自當一旦豁然。學者不識痛癢。便謂自家已足了。何不從靜中體認。已湛然虛否。無昏無散。否動中體察。已斬然直否。無將無迎。否若猶未也。豈可不。大愧恥。大發奮。迅忍自聯。昧虛過一生乎。

古人何故最重名節。只爲自家本色。原來冰清玉潔。着不得些子污穢。纔些子污穢。自家便不安。此不安之心。正是原來本色。所謂道也。今人却將道做一件物事。安頓了自家以外。一切不管。反把本色真性。弄得頑鈍了。不知這箇道。是甚麼道。古人何故最重讀書。書是古人所經歷。欲後人享現成。昧者以之明疑者以之決怯者以之勇躁者以之和殘者以之寬局者以之宏競者以之恬貪者以之廉漫者以之莊忮者以之公惰者以之勵

高子遺書 卷之三  
正如跛者之杖、盲者之相、病者之藥、自姚江因俗  
學流弊、看差了紫陽窮理立論偏重、遂使學者謂  
讀書是徇外、少小精力虛拋、閒過文士不窮、揆經  
史布衣、只道聽塗說空疎、杜撰一無實學、經濟不  
本于經術、實脩不得其實據、良可痛也。

讀書法示揭陽諸友

聖賢之書不是教人專學作文字、求取富貴、乃是  
教天下萬世做人的方法、今人都不曾依那書上  
做得一句、所以書自書、我自我、都不相關、都無意

味、學者讀書須要句句反到自己身上、來看如看  
大學、便思如何爲明德、在自己身上、體認明德如  
何模樣、我又如何明之、如何能新民、如何爲至善、  
我又如何止之、都要在身上、認得親切、若見未真、  
行住坐臥、放在心裏、思量、又如日月之間、聖人分  
明、說人則孝、便思量去盡孝、道說出則悌、便思量  
去盡悌、道說言忠信、便說話要忠信、說行篤敬、便  
行要篤敬、但依那書上、勉強做得一兩句、便漸漸  
我與書相交涉、意味漸漸淡洽、一面思索、體認一



試過

面反躬實踐這纔是讀書今人終年看書不會記得一句明年又重看到老亦只如此其實不會有一、句、透、徹、一、句、受、用、若、依、此、法、去、看、只、須、看、得、一、書、其、他、便、迎、刃、而、解、終、身、不、忘、更、是、人、人、做、得、箇、人、品、如、今、第、一、要、緊、的、是、這、一、箇、心、廼、萬、理、統、會、萬、事、根、本、今、人、終、日、營、營、閒、思、妄、想、此、心、不、知、放、在、何、處、如、此、豈、有、與、聖、賢、之、書、相、入、之、理、諸、友、若、肯、相、信、今、日、回、去、便、掃、一、室、閉、門、靜、坐、看、自、己、身、心、如、何、初、間、必、是、恍、惚、飄、蕩、坐、亦、不、定、須、要、勉、強、坐、定、令、浮、氣、稍、寧、只、收、斂、此、心、向、腔、子、裏、來、若、奈、何、這、浮、思、邪、慮、不、下、只、向、書、中、求、聖、賢、所、以、事、心、之、法、孟、子、說、求、其、放、心、存、其、心、養、其、性、操、則、存、舍、則、亡、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孔、子、又、都、不、說、心、只、說、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于、此、類、者、尋、箇、人、頭、若、更、不、得、再、于、性、理、中、周、程、張、朱、所、論、存、養、處、討、箇、方、法、便、依、法、力、行、如、此、自、然、有、所、得、只、旬、日、之、間、便、見、功、效、果、能、存、得、這、箇、心、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明、何、事、不

惟無志者  
不可藥惟  
無疑者不  
可藥

可行至於文詞不過寫其胸中所自得若心定理  
明自然不待用力而能不待求其績飾而工矣天  
下萬事皆有箇本源從其本而求之則雖難而實  
易從其枝葉而求之則雖易而實難義理無窮學  
問亦無窮此是言其讀書入頭處諸友若誠實用  
力則旬日之間便各有所疑學以能疑而進有疑  
而師友決之便沛然矣

格言 三月十五日

朱文公先生曰惟心麤一事乃學者之通病橫渠

說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麤一息不存即為麤病  
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  
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哉

好學說

嘗思聖人自視無知無能下至不為酒困亦不自  
居其所自居者忠信好學而已千古而下想見聖  
人不過一箇樸實頭孳孳學問人也然不知其如  
何好學及觀其自言為人忘食忘憂忘老聖人於  
學直是滋味如此然不知其所好何學及觀若聖



與仁章然後知聖人所學聖與仁而已一部論語其自爲的不過聖與仁誨人的不過聖與仁人但見其日用常行隨人問答不知其皆聖與仁也故聖人須自說破然則聖與仁與忠信是一是二曰此正見學之可好矣忠只是人的真心此一點真心蓋天蓋地亘古亘今只看人學問何如若學之不巳此一點真心愈廣大愈肫切這便是仁學之不巳此一點真心愈微妙愈通明這便是聖此中境界無窮階級無窮滋味無窮非實脩實證者不知聖人所以憤而樂樂而不知老之至也聖人於乾卦言之矣曰忠信所以進德脩詞立誠所以居業進德脩業直上達天德不過這箇忠信

爲善說

鷄鳴而起孳孳爲善是吾人終身進德脩業事也然爲善必須明善乃爲行著習察何謂明善善者性也性者人生而靜是也人生而靜時胸中何曾有一物來其營營擾擾者皆有知識以後日添出來非其本然也既是添來今宜減去減之又減以

高子遺書 卷之三  
三〇四  
至於滅無可滅方始是性方始是善何者人心湛  
然無一物時乃是仁義禮智也爲善者乃是仁義  
禮智之事也明此之謂明善爲此之謂爲善明之  
以立其體爲之以致其用感而遂通者原是寂然  
不動本無一物也以此復性以此盡性故曰易簡  
而天下之理得矣

兼善知天說

人莫要於知天知天則知感應之必然今人所謂  
天以爲蒼蒼在上者云爾不知九天而上九地而  
下自吾之皮毛骨髓以及六合內外皆天也然則  
吾動一善念而天必知之動一不善念而天必知  
之而天又非屑屑焉知其善而報之善知其不善  
而報之不善也凡感應者如影然一善感而善  
應隨之一不善感而不善應隨之自感自應也夫  
曰自感自應而何以謂之天何以謂天必知之也  
曰自感自應所以爲天也所以爲其物不貳也若  
曰有感之者又有應之者是二之矣惟不二所以  
不爽也然則人之爲善乃自求福爲不善乃自求



禍故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知此則爲善去惡之意必誠惡淨而善純人乃天矣

余觀聖人之教最先格物格物者格至善而已至善者天而已一徹永徹一逃永逃此吾人聖狂界口生死關頭

身心說

明道程先生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心却不要好到得外面物事事好時自家身心蚤已不好了也所謂外物奉身者如官

室之美妻妾之奉飲食衣服器用玩好皆是欲一事好時費多少精神若事事要好自家全副精神都到那邊去了終日營營擾擾一箇身心弄得委瑣齷齪不覺醉生夢死過了一生豈不可哀若能移這精神歸向學問探討自性自命當知吾性自有尊爵吾性自有安宅吾性自有膏粱吾性自有文繡儘風光儘受用得此滋味回視一切外物直是性命斧斤身心寇賊不但有所鄙而不屑爲抑亦有畏而不敢爲恥而不忍爲者矣

鍼反俗腸  
近奉山巖  
巖意象

洗心說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不作居食想彼以富吾以仁  
彼以爵吾以義不作富貴想不怨天不尤人不作  
怨尤想用則行舍則藏不作用舍想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得天下不爲有甚動得我知之囂囂不知  
亦囂囂有甚苦得我非仁無爲非禮無行有甚恐  
得我江漢濯之秋陽暴之有甚染得我鳶則於天  
魚則於淵有甚局得我既喚做箇人須是兩手頂  
天兩脚拄地巍巍皜皜還他本來面目一洗世界  
萬里無塵此之謂洗心

中說

儒者須守十六字宗傳以中爲本人心人之心也  
有此人卽有此心自知誘物化以來皆爲五官四  
體之欲攻取萬端危孰甚焉道心心之道也有此  
心卽有此道雖根於仁義禮智之性而發於氣拘  
物蔽之餘乍明乍晦微孰甚焉精者精明不昏昧  
也一者純一不散亂也惟此心精明純一則允復  
於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人心皆道心矣



未發說

昔朱子初年以人自有生卽有知識念念遷革初無頃刻停息所謂未發者乃寂然之本體一日之間卽萬起萬滅未嘗不寂然也蓋以性爲未發心爲已發未發者卽在常發中更無未發時也後乃知人心有寂有感不可偏以已發爲心中者心之所以爲體寂然不動者也性和者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情也故章句云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二語指出性情如指掌矣王文成

復以性體萬古常發萬古常不發以鐘爲喻謂未扣時原自驚天動地已扣時原自寂天冥地此與朱子初年之說相似而實不同蓋朱子初年以人之情識逐念流轉而無未發之時文成則以心之生機流行不息而無未發之時文成之說微矣而非中庸之旨也中庸所謂未發指喜怒哀樂言夫○人○豈○有○終○日○喜○怒○哀○樂○者○蓋○未○發○之○時○爲○多○而○喜○怒○哀○樂○可○言○未○發○不○可○言○不○發○文○成○所○謂○發○而○不○發○者○以○中○而○言○中○者○天○命○之○性○天○命○不○已○豈○有○未

文成以先  
中爲未來  
之益友

發之時。蓋萬古流行而太極本然之妙。萬古常寂也。可。言。不。發。不。可。言。未。發。中。庸。正。指。喜。怒。哀。樂。未。發。時。為。天。命。本。體。而。天。命。本。體。則。常。發。而。不。發。者。也。情。之。發。性。之。用。也。不。可。見。性。之。體。故。見。之。於。未。發。未。發。一。語。實。聖。門。指。示。見。性。之。訣。靜。坐。觀。未。發。氣。象。又。程。門。指。示。初。學。者。攝。情。歸。性。之。訣。而。以。為。無。發。時。者。失。其。義。矣。

心性說

心之與性謂之一則不可混謂之二又不可分心之用可言心之體不可言性者心之體也可言者仁義禮智耳仁義禮智之可言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耳皆心之用也佛氏之所謂性與聖人不同者於用處見之曾有一禪者問余曰儒家言性與佛同否余曰不同曰性豈有二耶余曰上人了悟人也又解儒書請以二則質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其厚同列之意甚美夫子何以深嗟重慨曰非我也夫二三子也禪家如此否曰否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其尊師之意甚美夫子何以嚴詞



切賤曰行詐曰欺天禪家如此否曰否也余曰儒家之言性如此禪者不知所謂也聖人之學所以異於釋氏者只一性字聖人言性所以異於釋氏言性者只一理字理者天理也天理者天然自有之條理也故曰天序天秩天命天討此處差不得針芒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明道見得天理精故曰傳燈錄千七百人若有一人悟道者臨死須尋一尺布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此與曾子易簣意同了此便知厚葬爲臣二則此理在拈花

一脈之上非窮理到至極處不易言也

### 氣心性說

氣也心也性也一也然而天下學術之岐則岐之于是老氏氣也佛氏心也聖人之學乃所謂性學老氏之所謂心所謂性則氣而已佛氏之所謂性則心而已非氣心性有二其習異也習之而氣則氣習之而心則心習之而性則性矣性者何天理也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非人所爲如五德五常之類生民欲須臾離之不可得而二氏不知也外

透禪理窮  
禪弊明道  
以來未見

異端之心  
如服

仙却不然

直見爲爾  
不關強合  
不顧人疑

此以爲氣故氣爲老氏之氣外此以爲心故心爲佛氏之心聖人氣則養其道義之氣心則存其仁義之心氣亦性心亦性也或者以二氏言虛無遂諱言虛無非也虛之與實有之與無同義而異名至虛乃至實至無乃至有二氏之異非異于此也性形而上者也心與氣形而下者也老氏之氣極于不可名不可道佛氏之心極于不可思不可議皆形而上者也二氏之異又非異于道器也其端緒之異天理而已儒者以佛氏外君親然其教未嘗不先忠孝吾獨謂二氏足以亂教者夷善惡是非而曰平等而惡分別彼固曰無分別心有分別性吾則曰有分別性亦無分別用天下是非善惡而已聖人因物付物處之各當而我無與焉所以經世宰物萬物各得其所佛氏于蜎飛蠕動無不慈愛顧使天下善惡是非顛倒錯亂舉一世糜爛蠱壞之不顧而曰清淨無爲也嗚呼其亦不仁而已矣此所謂無理也或曰老氏長生其神長存儒者能乎曰無極而太極之謂長生日佛氏無生出



離生死儒者能乎曰太極本無極之謂無生夫佛氏斥斷常二見先儒謂人死則滅反墮其斷見何也張子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故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理義說

伊川先生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此二語關涉不小了此卽聖人良止心法胡氏廬山輩以爲心卽理也舍心而求諸物遺內而徇外舍本而逐末也嗚呼天下豈有心外之物哉當其寂也心爲在物

之理義之藏於無朕也當其感也心爲處物之義理之呈於各當也心爲在物之理故萬象森羅心皆與物爲體心爲處物之義故一靈變化物皆與心爲用體用一源不可得而二也物顯乎心心妙乎物妙物之心無物於心無物於心而後能物物故君子不從心以爲理但循物而爲義不從心爲理者公也循物爲義者順也故曰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故曰聖人之喜怒在物不在己八元當舉當罪舉之理在八元當舉而舉之義也四凶當罪當罪

之理在四凶當罪而罪之義也此之謂因物付物  
此之謂良背行庭內外兩忘澄然無事也彼徒知  
昭昭靈靈者爲心而外天下之物是心爲無矩之  
心以應天下之物師心自用而已與聖賢作處天  
地懸隔

### 氣質說

性者學之原也知性善而後可言學知氣質而後  
可言性故論性至程張而始定張子曰形而後有  
氣質之性天地間性有萬殊者形而已矣以人物

言之人形直而靈獸形橫而蠢以人言之形清而  
靈形濁而蠢匪直外有五官之形且內有五臟之  
形故吳王濞有反骨而高祖先知其反安祿山有  
反骨而張九齡先知其反王莽之鴟吻商臣之蜂  
目越椒熊虎之狀伯石豺狼之聲皆形也形異而  
氣亦異氣異而性亦異非性異也弗虛弗靈性弗  
著也夫子曰性相近也習染未淡之時未始不可  
爲善故曰相近然而質美者習於善易習於惡難  
質惡者習於惡易習於善難上智下愚則氣質美



惡之極有必不肯習於善必不肯習於惡者也故  
有形以後皆氣質之性也天地之性非學不復故  
曰學以變化氣質爲主或疑天地之性氣質之性  
不可分性爲二者非也論性於成形之後猶論水  
於淨垢器中道着性字只是此性道着水字只是  
此水豈有二耶或又疑性自性氣質自氣質不可  
混而一之者亦非也天地之道爲物不二故性卽  
是氣氣卽成質惡人之性如垢器盛水清者已垢  
垢者亦水也明乎氣質之性而後知天下有自幼  
不善者氣質而非性也性善之說始定而變化氣  
質之功始力所謂變化氣質者正欲人知得性善  
雖惡人可齋戒沐浴事上帝云爾故曰氣質之性  
君子有弗性者焉弗性氣質之性則形色天性矣  
蓋一明性善隨他不好氣質當下點鐵成金

寅直說

虞廷十六字萬古以爲心學宗祖矣至夙夜惟寅  
直哉惟清第謂秩宗交神明之道不知其爲心學  
之要也夫人心所以不清繇不直所以不直繇不

此說一出  
遂使寅直  
清與精一  
執中之訓  
並昭日月

寅寅直者敬以直內之謂也。寅在一元則人物開闢在一年則三陽交泰在一日則平旦清明萬感未接一念未起湛然寂然此真敬也。敬則直矣直則清矣一有作意卽非寅非直非清故曰惟寅直惟清惟者惟此真體更無纖塵惟此真色更無纖染此人心所以合天德也。有訣焉伊尹稱湯昧爽丕顯昧爽者寅也孟子亦曰平旦之氣平旦者昧爽也真心莫顯於此於此悟入則作聖之基於此混過則負天之牖聖人言寅直微矣哉因爲箴曰

曰敬曰洗  
心曰操存  
曰至命皆  
身至而後  
言之

天地之先惟斯一氣萬有大生人爲至貴人生於寅是謂厥初有如嬰兒至靜而虛其心之靈以氣之直上際下蟠與天無極故惟寅直乃性真體其性來復其心則洗是曰惟清纖塵無滓人配天地配者在此勿謂一日異於一元昧爽之際氣反其原敬以直之不加毫毛且晝勿梏謂之曰操日新又新存存成性性不已以至於命

愛敬說

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



者敬人君子存心只是仁禮仁禮只是愛敬所以  
 期至於法今傳後之聖人斯二者而已矣斯二者  
 何從來也從孩提來也孩提知愛稍長知敬莫知  
 其所以然而然所以為良知良能是人之本心也  
 聖人因之故曰因親教愛因嚴教敬其教不肅而  
 成其政不嚴而治所因者本也愛親者不敢惡於  
 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天子以此得萬國之歡心  
 諸侯卿大夫士庶以此得一家之歡心是以災害  
 不生禍亂不作天下和平道如此其大也故曰立

不自反不  
 知不歷世  
 亦不知

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聖人所以  
 治天下如運之掌者得其本也世人致禍之道其  
 事非一而其大端皆繇慢人惡人故心不和平災  
 害竝至卒之虧體辱親成大不孝君子有終身之  
 憂者憂不仁不禮不愛不敬也有終身之憂則無  
 一朝之患矣

好惡說

近見世局紛紜此一是非彼一是非因而推其故  
 原來只在好惡兩字不是這兩字上差差在心上

不是心上差差在仁不仁上世間那一箇人是沒好惡的但各人等第不同一等人便是一等人的好惡二等人便是二等人的好惡三等入便是三等入的好惡其等愈下其人愈多其好惡相同愈多彼見其同便以爲公好公惡便是謂能好能惡不知聖人說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若果如此世間何仁者之多也若是猛然自省我還○是○仁○者○否○仁○至○難○言○只○把○此○篇○聖○人○言○仁○處○自○家○查○對○如○久○處○約○而○無○怨○久○處○樂○而○無○滯○志○仁○無○惡○欲○富○貴○而○

好惡處亦只及躬

不處非道惡貧賤而不去非道終食不違仁好仁而無以尚惡不仁而不使加身諸如此類一一合否若是未合未可自謂仁者自謂能好惡也或曰兩邊好惡必有一邊是的是的就是仁否曰也難說又有一勘法我這好惡還從吾君吾民上起念否還只在自家意見上異同軀殼上通礙交游上生熟起念否此亦勘得大槩要之肯回頭查勘惟恐自陷于不仁只此念已向仁路上來不患其不能好惡矣若只鹵莽滅裂去無論不是的一邊即

又就好惡上一反

又說个無所不反的心事



是的一邊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

乾坤說

凡了悟者皆乾也。脩持者皆坤也。人從迷中忽覺其非此屬乾知。一覺之後遵道而行此屬坤能。皆乾坤之倪而非其體。乍悟復迷乍作復止未足據也。必至用力之久一旦豁然如大畜之上九畜極而通曰何天之衢。乃如是乎心境都忘宇宙始闢方是乾知知之既真故守之必力。細行克矜小物克謹視聽言動防如關津鎮如山巖方是坤能無

乾知坤成  
上通孔聖  
宗旨洛闢  
涉未發

乾知則無坤能。無坤能亦無乾知。譬之於穀。乾者陽發生耳。根苗花實皆坤也。蓋乾知其始。坤成其終。無坤不成物也。故學者了悟在片時。脩持在畢世。若曰悟矣。一切冒嫌疑毀籜籜。曰吾道甚大。奈何爲此拘拘者。則有生無成。苗不秀秀不實。惜哉。

乾象說

聖人之象乾而言元亨也。繼之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明。言人道矣。言利貞也。終之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明言人道矣。故朱子別

之曰此爲天道之元亨利貞此爲聖人之元亨利  
貞渾而言之今別而言之讀者不能無疑然非別  
言天人聖人象文何以交錯如是也蓋積疑久之  
一日恍然曰有是哉聖人自釋之矣曰乾元始而  
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  
言所利大矣哉此申言元亨利貞也曰大哉乾乎  
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  
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此申言大明首  
出以下語也六爻發揮六龍時乘非人乎天下平  
非萬國寧乎統之曰大哉乾乎皆乾道也其以人  
道而爲乾道也明甚則其以乾道而爲人道也明  
甚所以交錯其文者蓋四德有終始之義故六爻  
有時成之位非御天者之雲雨則元亨不能成利  
貞之功而萬國不寧皆乾道也皆人道也聖人正  
恐人二之也吾於是沛然於錢啓新先生象像之  
說而知其有功於易者大也象像之說曰爲乾爲  
坤天地之象也上天下地則人之像也六十四卦  
其象卦也其像人也缺一非人像也夫聖人不云



乎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明言乾之  
爲人也柔順利貞君子攸行明言坤之爲人也豈  
獨聖人有之明言人人自有之也人人自有之而  
以歸之天地歸之聖人歸之易書者何也

### 乾象釋

萬物資始元也品物流行亨也各正性命利也保  
合太和貞也此乾道之大明終始也有四德之終  
始故有六位之時成有六龍之時乘故有四德之  
終始乾元統天而首出庶物六龍御天而萬國咸

寧矣

### 大象

易者象也乾者天行之象也君子自強不息則乾  
之像也以者非法其如此而如此之謂也六十四  
卦一易而已生道者一易而已天得之爲天地得  
之爲地人得之爲人皆此也以此自強不息則謂  
之乾以此厚德載物則謂之坤非此則更有何者  
而可以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乎故易者象三才之  
爲一像也

自以  
即易是心

三勿居說

客問高子曰何謂浩然之氣高子曰性也曰性也安得謂之氣曰養成之性也性者生理也如草木焉惟有性故忽而根莖忽而幹葉忽而花實也實則成性而復生或稿之或戕之則靡然萎矣人之於性也亦然養之暢茂條達則其氣浩然塞乎天地而性乃成浩然者人之花而實者也今天下之於性人人能言之然自幼而壯而老不知性爲何物何怪乎與年俱盡靡然爲腐草朽木也乎哉養之何如曰直而已矣直之謂集義直之謂有事直之謂勿正勿忘勿助長也忠餘鄒子以三勿名其居而問說於龍謹以對客者對夫鄒子之以是名居是有志於性者也是不忍於自稿而自戕者也夫然請自勿忘始勿忘而後知所謂有事所謂正助矣

一針入穴  
人便好下  
手

夕可說

潛江宜諸歐陽公旣致其潁州兵使者而歸朝命再辟堅臥不起乃得佳壤於豹湖之濱而穴之



曰此予之所歸也。築室焉。顏曰：夕可。杜門體道于中。使友人問夕可之說於某某，曰：噫嘻！予未朝聞焉。知夕可且予方有疑於周元公也。其說太極而以死生之說終，何耶？死生之說在始終之故矣。若何原若何反耶？爲之研味者累月，一夕夢有儒衣冠者以爲元公也。前而叩焉，公曰：夫一動一靜者，天地之生死也。一死一生者，羣生之動靜也。此所謂易也。恍然而寤於時，明月在室，萬籟咸寂。予乃整襟端居，一靈炯然如月。斯淨衆緣脫落如籟。斯

道不可說  
聞不可說  
若說其爲道

寂久之而笑曰：此物何動何靜，何生何死耶？噫嘻！我知之矣。死生道也。譬之於漚起滅，一水也。寂然不動者也。吾欲復其寂然者，豈遺棄世事務一念不起之謂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萬象森羅，常理不易。吾與之時寂而寂，時感而感。萬感萬寂而一也。故萬死萬生而一也。聞道者非耳也。至於今而後恍然知向所爲道，其爲物乃如此也。吾未之聞而且繇焉。朝於斯夕於斯，必有至也。至之日則吾聞之日，聞之日則吾可之日也。謹以頌之于公以

爲可否

輔仁說

夫子曰爲仁由己而曾子曰以友輔仁何也仁人也仁也者與人爲體者也人也者與仁爲用者也胥天下之人而於仁之中也猶之胥天下之木而於春之中也春不可見而見之於木仁不可見而見之於人仁之於人無一膜之隔人之於仁若萬里之阻何也各己其己也是故胥天下之謂仁執一人之謂己推己而人之則仁執人而已之則不

仁故爲仁者莫妙於人己之間吾之所不得而知也相觀相摩相習相薰忽不覺其執者化推者通而仁矣故曰輔仁輔仁者友也以者孰以之爲仁由己也馬銘鞠諸君知於文中求友友中求仁爲作輔仁說

觀兩先生所參春遊記請益

若拈本體更無可說才涉言說盡屬工夫觀其會通非一非二鄒先生意思多在本體上指點顧先生意思多在工夫上防閑鄒先生多說放下顧先



生多說操存要之真放下乃真操存真操存乃真  
 放下若謂放下者非操存操存者不放下則觸語  
 生礙矣要知伊川先生心存誠敬乃真放下心存  
 誠敬至於死生不動更有何物不放下耶若謂心  
 存誠敬胸中有誠敬則拳拳服膺胸中有一善乎  
 本體本無可拈聖人姑拈一善字工夫極有多方  
 聖人爲括一敬字重本體者欲掃念頭并掃善敬  
 字面重工夫者欲顯實理并掃虛寂字面兩者之  
 偏雖小兩者之害則殊又不可不察也若說本體  
 了則立地便了若說工夫休則無時可休至於本  
 體有不透工夫工夫有不透本體全在各自痛  
 自知如靠言語孤負兩先生矣敢爲兩先生闡其  
 大指并以請正

龍正謹按非千休無一念所休者妄想也以  
 妄想對誠敬則惟放下而後爲操存若欲放  
 下其戒慎恐懼之念卽東坡所云打破敬字  
 矣因打破故云敬敬又何打破之有則惟操  
 存可以該放下古來邈逸高人固有放下世

高子遺書 卷之三  
間一切而未知操存者兩先生之說畢竟涇

陽爲密

辨類

陽明說辨一

君子於人之言也必有以得其人之心盡其人之  
說體之於吾身真見其非而後明吾之是以正之  
務可以建諸天地質諸鬼神以俟之後聖而後無  
愧其人若陽明之攻朱子也果爲得朱子之心而  
有當於其說乎吾觀其答顧東橋之書曰朱子所

謂格物云者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  
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果在於吾  
之心耶抑在於親之身耶假果在於親身而親沒  
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與見孺子之人井必有惻  
隱之心是惻隱之理果在孺子之身與抑在吾心  
之良知與是可以見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果若  
斯言也朱子可謂天下之至愚叛聖以亂天下者  
也夫臣之事君以忠也夫人知之而非知之至也  
孟子曰欲爲臣盡臣道法舜而已不以舜之所以



事君事君不敬其君者也夫不敬其君天下之大惡也苟不如舜之所以事君則已陷于天下之大惡而不自知焉則所以去其不如舜以就其如舜者當無不至也子之事親而當孝也夫人知之而非知之至也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夫至于曾子之事親而始曰可也不然猶爲未能事其親矣則所以去其不如曾子以求其如曾子者又當何如也此人倫之至天理之極止之則也此爲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所謂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何心也仁也格物者知皆擴而充之達之於其所忍無不見吾不忍之真心焉一簞食一豆羹生死隨之而行道不受嗔爾乞人不屑蹴爾此何心也義也格物者知皆擴而充之達於其所爲無不見吾不爲之真心焉此之謂格物而致知故其心之神明表裏精融通達無間而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得藏於隱微之地以爲自欺之主故意之所發無不誠心之所有無不正

也吾所聞於程朱格物致知之說大畧如此也未聞其格孝於親之身格忠於君之身格惻隱於孺子格不受不屑於行道乞人也以是而闢前人之說譬如以病眼見天而謂天之不明則眼病也於天何與是可百世以俟聖人乎

陽明說辨二

君子非立言之難言而不得罪於聖人之爲難夫聖人之言順性命之理而已後之求聖人之言者順聖人之言而已陽明之說大學也吾惑之大學

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陽明日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則事物各得其理矣事物各得其理格物也是格物在致知知至而後物格也又曰物事也格正也但意念所在卽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又曰格物者格其心之不正以歸於正是格物在正心誠意誠心正而後格物也整菴羅氏所謂左籠右罩以重爲誠意正心之累顧氏所謂顛倒重復謂之陽明之大學可矣詩云無



易由言天下大矣萬世而下不尚有人也夫

陽明說辨三

凡人之言合者必二物也本離而合之之謂合本合則不容言合也天下之物有萬而理則一無體用無顯微無物我無內外一以貫之者也告子之義外不識性也故亦不識義而外之非求義於外也凡人之學謂之曰務外遺內謂之曰玩物喪志者以其不反而求諸理也求諸理又豈有內外之可言哉在心之理在物之理一也天下無性外之

物無心外之理猶之器受日光在彼在此日則一也不能析之而爲二豈待合之而始一也陽明亦曰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誠是也則奈何駁朱子曰以吾心求理於事物之中爲析心與理爲二也然則心自心理自理物自物匪獨析而二且參而三矣是陽明析而二之非朱子析而二之也陽明又曰若鄙人之致知格物是合心與理爲一者也心與理本未嘗不一非陽明能合而一之也

猶之乎其論知行矣夫知行亦未嘗不合一而聖人不必以合一言也故有時對而言之則知及仁守是也有時互而言之則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而道之不行不明是也有時對而互言之則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有時偏而言之則夫子嘆知德之鮮孟子重始條理之智傳說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是也有時分而言之則知及而不能守有不  
知而作者是也吾故曰聖人不必合一言之也而知行未嘗不合惟其未嘗不合故專言知而行在  
專言行而知亦在大學之先格物致知也以其求端用力言之然豈今日知之明日行之之謂哉必欲以合一破先後之說也則大學之言先者八言後者八皆爲不可通之說矣凡若此者總是強生事也

#### 陽明說辨四

陽明以朱子之致知也爲聞見之知故其爲宗旨也曰良知吾則以大學之致知本非不良之知非自陽明良之也朱子爲聞見之知與否與前乎吾



者知之後乎吾者知之吾則烏乎敢知雖然聖人之教不爾也夫子不曰多聞從善多見而識乎不曰多聞闕疑而慎言其餘多見闕殆而慎行其餘乎不曰多識前言徃行以畜其德乎此為初學言之也知之次也夫聖人不任聞見不廢聞見不任不廢之間天下之至妙存焉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非聞見乎而聞見云乎哉

異端辨

乙巳仲夏余遊武林寓居西湖見彼中士人半從異教心竊憂之問其所從皆曰蓮池問其教出所著書數種多抑儒揚釋之語此僧原廩於學宮一旦叛入異教已為名教所不容而又操戈反攻不知聖人之教何負於彼庠序之養育何負於彼而身自叛之又欲胥天下而叛之如此之亟也因摘取其言各剖破之又有竭力專詆朱夫子者另為一書尚未得也

竹窓隨筆內一條辨良知者曰云

云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孟子指出孩提愛敬是最初最真處。以是爲妄。何所不妄。仁義智禮樂其實只事親從兄二者。二者既妄。五者皆僞。人道盡滅矣。幾何而不胥爲禽獸也。真常寂照將焉用之。

正訛集內一條辨佛書多才人所作曰

云云

佛說多端。約其大義。只無聲無臭四字。足以蔽之。聖人在人倫庶物中。物還其則。而我無與焉。終日酬酢萬變。實無一事也。畏天命。悲人窮。汲汲皇皇。那有閒工夫。在溪山浚谷。大家團圍頭。共說無生。

話也。謂孔孟爲才人。謂佛經皆孔孟不及道。其小視孔孟甚矣。吾以爲孔孟道及處。學佛者不能知其不肯道及處。學佛者不能知其不屑道及處。學佛者不能知。

又辨三教一家曰

云云

自有開闢以來。聖帝明王相繼爲治。地平天成。民安物阜。不聞有所謂佛也。不待有所謂佛也。聖人之道。不明不行。而後二氏乘隙而惑人。昔之惑人也。立於吾道之外。以似是而亂真。今之惑人也。據



於吾道之中以真非而滅是昔之爲佛氏者尚援  
儒以重佛今之爲儒者且軒佛以輕儒其始爲三  
教之說以爲與吾道列而爲三幸矣其後爲一家  
之說以爲與吾道混而爲一幸矣今且擯之爲凡  
擯之爲外而幼之而卑之而疎之然則天下孰肯  
舍聖人而甘爲凡夫舍尊長而甘爲卑小舍親而  
就其疎也嗚呼用夷變夏至此極矣斯言不出於  
夷狄而出於中國不出於釋氏之徒而出於聖人  
之徒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訟之急故  
大聲疾呼

又辨三教同說一字曰

云云

此說鄙陋之極不必爲剖吾且據其說佛者問之  
一者何耶以爲有物耶無物耶以爲有物則不識  
一以爲無物既無物矣又有何物超乎一之外乎  
所見如此而徒爲張大之說以誑惑後生罪可勝  
誅也耶

與管東溟虞山精舍問答

翁語次淡薄宋儒余曰先生必有所見其灼然處  
何居翁曰只一性字宋儒便不識余曰何謂曰性

者大覺宋儒謂性卽理也認做一件鶻突的黑影  
子余曰何以見之曰彼以知覺爲心謂理乃心所  
包之物豈非包着一件不覺之物乎余曰理有何  
形因其心之發見知其有如是之條理故謂之理  
若謂以覺包理則理乃在外宜乎今人以物理爲  
外以格物之理爲徇外矣翁曰此是公爲宋儒分  
疏吾自二十歲時已見宋儒骨髓余曰不然是老  
先生有得後看宋儒故認得如此若攀龍者初時  
一無所見從程朱夫子討出工夫曲折一一依他

做竝不見有如此癡學問也翁曰公近釋正蒙且  
論太和何如曰張子謂虛空卽氣故指氣以見虛  
猶易指陰陽以謂道也曰卽此便不是謂氣在虛  
空中則可豈可便以虛空爲氣余曰謂氣在虛空  
中則是張子所謂以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虛  
是虛氣是氣虛與氣不相資入者矣翁但曰總不  
是總不是余亦不敢與長者屢辯而止因思學問  
從入之途不同斷無合并之理吾儒以秩序命討  
自然之天理爲理其自然之條理毫髮差池不得



處正是大覺彼徒以此心之精靈知覺爲覺宜其  
認理爲鶻突爲黑影端緒迥然安可以口舌爭也  
聖賢論贊

先師

顏之仰鑽瞻忽曾之江漢秋陽思之敦化川流孟  
之金聲玉振宰我謂賢於堯舜子貢有若謂自生  
民未有是皆智足知聖未若夫子自言知我其天  
天不可知聖不可知蕩蕩乎其孰能名之

顏子

簞瓢陋巷是何胸次博文約禮是何脩持不遷不  
貳是何力量是之謂不違仁識仁者當識顏子所  
以爲仁

曾子

一貫者子之悟道也大學者子之傳道也絜矩又  
何不貫之有故格物者格知天下之爲一物也物  
格而一以貫之矣

子思

非仲尼則堯舜之道不傳非子思則仲尼之道不

傳所傳何道也中庸也非未發一語則中庸之道不傳一語爲千古知性之竅知此之謂知性復此之謂復性盡此之謂盡性

孟子

何以必道性善。是人人本色也。何以必稱堯舜。是性善實證也。試看不學良知不慮良能塗之人。與堯舜有針芒不合否。非七篇昭揭則人人寶藏千古沉埋。

濂溪先生

先生三代以後之聖人乎。無轍跡可尋。無聲臭可卽。無極太極。無極是之謂易妙。於未畫聖人洗心退藏於密。以此

明道先生

大學者聖學也。中庸者聖心也。匪繇聖學寧識聖心。發二書之秘教。萬世無窮者先生也。淵乎微乎。非先生學者不識天理爲何物矣。不識天理不識性爲何物矣。是儒者至善極處。是佛氏毫釐差處。

伊川先生



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先生之道通於天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先生之道備於一身釋有普賢人知尊之儒有伊川人思議之礙其欲也人欲肆而防之者禮學如先生乃曰克己復禮

橫渠先生

洋洋乎盈眸而是者何物也易也子輿以浩然名氣先生以太和名易浩然者太和之充於四體太和者浩然之塞乎天地匪是不爲知道不爲見易故曰周公才美智不足稱

晦菴先生

刪述六經者孔子也傳註六經者朱子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孔子之學惟朱子爲得其宗傳之萬世而無弊孔子集羣聖之大成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